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K83
v. 3

[redacted]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陸濤菴兩先生鑒定

朱熹集註

論語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

論語卷之四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是夫子自明其立言之本只重述字信而好古則述之本也而好又根乎信此句是所以述意末句言前人已然亦見其該述也故特自明非爲世之好作者多而言此以譏之○當時有以作者之事推夫子夫子不敢當辭之而自居于述曰立言之道有二有前人未爲而自我創之者爲作有前人已爲而自後傳之者爲述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人人可自勉也今之人見吾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或以能作推吾而不知是皆就前人之所作闡揚傳述之而已曷嘗敢自出意見而創作乎哉此何以故則以古人所作天下古今之理已備焉者也人惟不知道之莫備于古往往菲薄前人而不之信因之厭棄舊聞而不之好不信且好遂恐逞其聰明以駕乎古人之上而紛

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葢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葢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葢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葢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

紛妄作矣吾則深知古人一書一言詞約而意該言近而旨遠思之不盡用之不竭就其中探索精硏猶懼闡揚不到而況前人之作甚多何敢菲薄之而不信厭棄之而不好唯信之至自足以生其好唯好之至自述之而不暇故非特不敢作直無可作也此豈吾之獨見哉昔老彭已然矣老彭去今已遥使前人之作未備後人不必信好而述則老彭何故不作老彭且然而況至于我又復數百年而尚有待于作乎此所以願竊比焉而弟迹之也世之人不亦可共曉然于立言之道也哉

此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惟直見道之無窮故只覺得自己有欠闕非僞謙也註中謙下又謙不可入夫子口中上三句三平默識是知能之已得者學是知能之未得者誨是欲知能之同得以首句作串及以學識分貼知行等說皆不可從於我何有當實實講出默不厭倦之難能來○子曰人之所以自修者皆

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我之所當自修者也其可或有或不有乎然而我嘗以人之所自修者自考矣道之已知已能者非識則將得而復失而識僅以言者其心得也淺矣道之未知未能者非學則失者何由得而學繼以厭者其求得也難矣道之獨知獨能者非誨何由使人同得而誨繼以倦者人之所得也亦少矣是必深于識而講讀之時然即默然不講讀之時而亦然討論之時然即默然不討論之時而亦然如是而後已知已能者庶常融會于心而皆通也必勤于學而窮理之功已精益精而不厭于窮力行之功已密益密而不厭于行如是而後未知未能者庶日積于心而無盡也必篤于誨而以吾所通曉者委曲開導而倦不生于所知吾所體佩者竭蹶引翼而倦不生于所能如是而後同知同能者庶徧于後學而有成也夫三者皆用心用力之事凡有志自修者皆然宜乎我亦能之然反之于我多聞多見非不識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而默識爲難矣心存則識在心不存則識不在倘非口誦耳聞之地而欲所識之淵乎其在中我誠有所難必則求所謂默識者何有也忘食忘寢非不學也而不厭爲難矣心存則學有味心不存卽學無味倘使日邁月征之久而欲所學之歷久而有味我誠有所難必則求所謂不厭者何有也無行不與非不教也而不倦爲難矣心存則教能力心不存卽教不力倘使憤悱欲發之勤而欲所教之恒勤而自力我更有所難必則求所謂不倦者何有也止此力於自修之事而我則何所有我能無自愧乎哉

此見學當日新意德以治心言學以窮理言與遷善改過以事言者相對作四平看憂非空憂正修講徙改之心也曰吾見非他人所能分曰是見非他事所得同也○子曰人生莫不有最可憂之事而事不關乎心身性命者槩非吾所憂也仁義禮智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吾心之德也貴日積于崇高然必存養省察以修之而後能崇致知格物者吾人之學也貴日進于通明然必討論辨析以講之而後能明一定之義爲處事之宜必日徙焉而義始爲吾有不善之事爲吾身之累必日改焉而不善始爲吾去使四者一一有以日新豈非吾心之所甚樂者乎而無如修德講學之易惰也非不修且講也一有自恃之心而不修不講者間有之矣遷善改過之難勤也非不徙且改也一有自足之心而不徙不改者又間有之矣夫日修猶慮有不修日講猶慮有不講而苟一不修一不講則心無由養道無由明日徙猶患有不徙日改猶患有不改而苟一不徙一不改則善何以純不善何以絕況學問德業不日長則日消不日進則日退矣豈不可憂人生不是之憂而更有何憂吾不自爲之憂而誰代吾憂故吾生平反躬自維寤寐不安焦勞莫釋者唯是而已矣吾豈敢自暇逸而

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〇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不能勉于修講徙改也哉

此記聖人容色因時之妙乃盛德自然之符也緊要在燕居二字若非燕居便自另有氣象容色之妙只重不拘廹一邊若不惰肆豈特聖人能之〇記者謂人之容貌顏色正德量之所見端也隨其身之所處莫不各有當然之節一定之宜豈特燕居而卽燕居可見然而能適其宜者非吾夫子不能入之燕居非失之惰肆卽失之矜持不知惰肆非燕居之道矜持亦非燕居之道也此皆內養未優所致唯吾夫子無輕視燕居之心亦無重視燕居之念隨其意之所出任其身之所在而無不從容中道但見其一身之容則展舒而自如吾爲擬之盎申申如也但見其顏面之色則和悅而自得吾爲擬之殆夭夭如也夫拘廹非舒而有意坦率亦非舒嚴肅非和而有意愉快亦非和夫子申申夭夭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皆因其積于中者德盛體充中

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

和純粹故因時流露隨在各得非擬議所能盡如此直可以爲燕居之式矣燕居如此則由此推之孰不可以想見其時中之氣象哉洵乎容貌顏色誠德暈之所見端也人不可覩子子而思所以蓄德哉

此深慨道之不得行也不夢見而衰正是道不行之符兆故深嘆之鳳圖之嘆是符兆之見于世者不夢之嘆是符兆之見于身者觀朱程二註皆主志衰道至老而不行其志安得不衰此亦至理真言不必迴護況首句虛言下句申明豈有上句說氣下句說志之理故謂志不衰而氣衰殊覺多事。子曰人之志向宜盛而不宜衰吾獨非情而甘即于衰乎而無如年之不可再也志本無盛衰而不得不隨年以爲盛衰故有盛必有衰但吾向來猶不覺其衰自今觀之乃知吾不特衰也而且衰之甚矣何以見之則以夢不夢見之凡人志向專切故日之所思往

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往夜形于夢吾昔强壯之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者甚盛故夢寐之中恍如親見周公黼扆從容吐握勤劬制禮作樂天下文明者然無何蹉跎至今而欲求復如前日之夢見杳不可得益自還轅息偃以來固已久矣此因吾見夫時旣終不可爲年又日就老邁將來卽有治平之兆吾身已不及待所以行道之志亦復倦息豈非吾衰之甚乎惜乎一生益世之懷其終于此而已矣吾能勿竊自傷也

此章備舉心學之全功欲人循其序而交修之也道德仁是本之立于內者欲其由粗而及精由疎而及密游藝是末之該于外者故在三者之後然實該終身志據依之前後皆如此四平看但有先後重輕之差志道兼知行卽夫子十五志學工夫據德卽立與不惑之時依仁卽知天命之時至游藝直是道理爛熟無適非性命之流行矣游字是涉而不留之意四句俱要逆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

講者先講志據依游轉出道德仁藝者皆非唯首句猶可子曰人之為學貴有全功而為之必循其序由粗及精由本及末漸進不已方能有成其理不外道德仁藝其功不外志據依游理未得而見于倫物為道求而有得于心為德德無不全為仁而道德仁之理散見于詩書禮樂射御書數為藝此數者學之無一可遺而其序不可躐其始必先于道是志焉有道而不志則道無從而入用志而不于道則惑于岐途何有德即有亦德非其德又何有于仁雖涉獵于六藝之林而所決擇者亦皆不得其正矣故一心所向往者唯于道而求以知之求以行之求知而知之求行而能之則道得于心矣得一道固我之德得數道亦我之德倘既得之而弗守則寖將失之何由日積月累以幾于德之全而為仁而前之所志亦虛矣故每有所得時時為之尋繹時時為之操存使常存而不亡相引而益出迨據之久

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得之盡而日用常行之間一私之不留悉符天則則仁矣雖方能至于仁而未能熟于仁也苟此心之一動一靜稍有懈焉心即與仁違矣故必常與之依焉終食之間于是造次顛沛于是則存養熟而天理自無不流行于日用也本行既全夫復何求然本以盡性末以應務則藝亦不可少也且閒暇之時耳目心思無所用則必有非所用而用者將心亦無以爲養而志據依並無以爲化矣但不可耽溺于此爰與爲游焉玩味其意古陶泳其性情則外之才既足以泛應而內之德又愈以純固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此則入聖之全學也而苟不識其輕重不知所先後而違序而躐進焉則所謂志據依游者不將終至于無成也哉

此聖人自發其誨人不惓之心以勉人竭誠來學意上字當來字看有解作自至薄以上至于至厚者謬甚行束脩不過言盡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禮耳亦不必作至薄解○子曰吾自誨人以來人或有疑畏而不前者必謂吾有拒人之心而有誨有不誨也不知人之氣稟習俗雖不同而性本無不善故誨之則人人可至于善也吾何忍棄之而不受何敢受之而不盡心于誨但誨人之心雖切而彼無求教之誠則雖欲施其教而無由故誨者吾而所以使吾得施其誨者則在彼自也若其人自能特發誠心而行其事師之禮束脩以來上則其求教之心切矣切則吾卽受而誨之盡心竭力委曲開導必欲共造于有成焉從未嘗有所別擇乎其人從未嘗有所隱諱吾之道而無誨焉也人亦可諒吾之心而無懷疑畏阻焉可矣

此言施教者不能强人欲學者勉爲受教之地也重憤悱反三字不啟發不復正欲使之憤悱反以受吾教不然無受教之地雖教之亦不入所以不啟發復悱較深于憤反又深于悱而三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旣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

者又各自有淺深。憤悱從工力上來。隅反有從資質來、有從工力得。主三乎者、爲是若要總挈作二項、憤悱屬能疑者、隅反屬能悟者。子曰、君子教人固當盡言無隱。然必學者受教有地而後可施吾教。總而計之、大約有三等人、是吾所急望于學者也。蓋學者貴乎能疑、又貴乎能悟。能疑則能憤、理有未知而不安于不知、是其意雖全未開也、而求知之念甚切、其心有欝塞而其貌憤懣、而不能自已、則已有可通之機、而吾乃從而開導其意、自豁然矣。不然者、彼無求通之心、則吾何從而開導。即泛泛然言之、亦扞格而不相入。是非不欲啟、直無可啟也。則不啟以俟其憤可也。能疑則能悱、將知此理而知猶未徹、是其意雖少開而詞未達也。欲言之心不伸、其心悱惻、而其口吞吐而無以自白、則已有可達之機、而吾乃從而代達其詞、自暢然矣。不然者、彼無欲達之詞、則吾何從而代達。即泛泛然達之、亦剌謬

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焉而非其心是非不欲發直無可發也則不發以俟其悱可也能悟則有所舉而能反有時或因其憤悱而有所舉有時或即未能憤悱而姑先言以試其聰明則亦有所舉天下理之一類者甚多即如四隅一般我且舉一隅以示之而彼即以三隅反而相證是能觸類者矣方可復有所舉以示之將其悟庶有以日進無窮乃竟拘於一隅而不能旁通反質則資質庸鈍學力淺浮雖復告之徒滋煩瀆是非不欲復直無可復也則不復以俟其有能悟之機可也夫學者用心求道非有所疑即有所悟乃無疑無悟是名爲學而實不用其心也使教者欲教而無從豈教者之所望於學者哉庶其無咎教者而自勉爲受教之地則可矣。

此見聖人必至之情中節之妙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爲心也哭則不歌以聞樂不樂之心爲心也只照註兩不能意關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發自見至情。記者謂人生哀樂所感必有自然不容已之性無可哀而哀其人爲不情當可哀而不哀其人無至性若我夫子豈其然夫子之哀一皆至性所發而無不中節即一食一歌可見矣夫食必飽人之常也然使食於有喪者之側而亦飽是無哀死之心也即時爲哀容亦僞耳而子於時食焉則未嘗飽非故不飽也以哀感哀則哀心誠切心不在食雖欲甘而不能故不飽也喪側如此則躬喪之不甘食更不知其何如矣抑曰必歌人之情也然使是日哭而即歌是其哀爲已忘也即始而哭泣亦不由衷耳而子於是日哭焉則遂不歌非故不歌也哀心誠切則自有餘哀心無樂處雖欲歌而不能成聲故不歌也弔哭如此則哭親之不能樂又不知其何如矣即一食一歌中節如此而餘事可知即一哀如此而餘情可知此聖人之所以不可及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章見出處行軍俱貴有素養意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總重素養上素養裕則出處無心自不着一毫意見彊埸持重自不任一毫意氣用舍淺淺看略有行機便可行不必說到泰運開明良合舍亦做此如魯受女樂三日不朝卽是舍孔子行卽是藏惟我與爾正喜回之能與已同不並看臨事二句以素行言非專謂行三軍以懼成爲主懼其事方能成其謀而無僨事人生立身處世貴有素養素養裕則出處行軍無之而不宜不然未易言也如子之許顏淵教子路者可見焉顏子學幾無我問爲邦而不改樂卽是夫子志東周而安疏水之意故夫子一日謂之曰吾人出處自有時焉而不可執滯彼以仕爲通而急以徇人以隱爲高而矯以違世是皆滯於行藏而不能因時者也不知君子行藏原無一定惟視乎用舍以爲衡世而果能用吾之道則身自當與道而顯卽出而行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

講

其道於天下可也世而亦既舍我之道則身自當奉道而隱卽退而藏其道於一身可也不先爲期不後爲待而仍未嘗無主與時爲偕行誰則能有是乎我自反生平固可自信然是豈特我當有哉吾嘗持此以望及門而不可多得猶幸有爾在我平日求志達道進禮退義之本領惟爾亦能具之故我與時消息心無係累之作用惟爾亦能爲之惟我與爾兩人其有是夫

講

夫子之許顏淵者如此子路見子與顏淵而自負其勇意謂行三軍必與我故問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使有人用夫子而行道則三軍之行亦或所不免也夫子不能一人獨任必有與之同事行間者此必非雍容揖遜文弱不諳韜略者之所能與矣不知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君子所貴者在義理之勇而不在血氣之強若是徒手而暴其虎徒步而憑夫河自擬必死而無悔心者勇則勇矣然輕肆而無敬慎之心躁妄而無安全之計

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

直血氣之勇耳與之行兵必至取敗以禍國家故吾不與也我之所與必也其平日於臨事之時則戰兢惕厲而極其懼而又非敢依違不決以僨乃事蓋好謀而成者也夫懼非畏葸惟恐一念稍疎無以慮厥始故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成非僥倖惟恐一念妄作無以圖厥終故成則有規畫萬全之策如是之人而與之行三軍方能不逞血氣一衡義理而智勇兼全可以克敵而制勝矣夫子之抑而敎由者如此可見出處行軍皆須素養其可養之無素執意見任意氣乎哉

此聖人欲淡天下求富之心而以可不可婉商之使之自思而自悟也上二句是假設之詞重下二句○子曰天下惟義理爲我所固有一求卽得所當好者也至於富厚乃身外之物非我所得主不必求者也乃人往往皆置其所好而求富人盡求之而吾必曰吾不爲求富之事人必以吾爲矯以吾爲迂而不之

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慮以爲人之一生大事幽則事鬼神明則爲國民內則守一身盡

信但爲之亦必問其可不可者人之情也一求即得者可求者也盡心力以求之而終不得者不可求者也吾非敢矯且迂也假而富果可求也身屈者一朝而尊榮者亦一旦則雖所以求之者至執鞭之士之賤辱吾亦將不遑自恤而爲之矣無如身則辱矣行則賤矣而富者不來貧者如故得無有命以定之有人以主之吾之智力無所用而不可求乎是徒取賤辱矣則何若取吾所本來可好之義理而從之與爲協一積於己而達於身無俟於人之與而人亦不得而奪之無假於人之黨而人亦不得而辱之爲得哉故吾非矯而迂也正深悉於內外人己之不同故寧不以彼而易此也人亦可取所謂可不可者深思而熟計之而決所從違矣

此見聖人無所不謹意蓋舉重大切要者以該其餘也○記者

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亾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亾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之矣此而不慎更有何事當慎乃人往往忽於此所以上有愧於神明下貽禍於君國近且無以保其生吾夫子則深知其事爲最重大爲最切要故常以天人爲念身心性命爲功而一一愼之焉蓋齊以交神一有不慎則志意渙散神必不享夫子必內極寅畏外極潔清致愛致慤而僾聞愾見焉所慎者此其一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亾係焉一有不慎則輕敵妄動無以致勝夫子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量己量人而理直氣壯焉所慎者又其一至疾又一己存亾所關一有不慎則身體毀傷貽羞父母夫子必無疾時謹漸防微有疾時加意調養而全受全歸焉所慎者又其一能慎如此所以德盛道隆而祭則受福戰則必克得仁者之壽也由此推之則其無所不慎槩可知矣人可不以聖人爲法哉

此見夫子心自有韶故能心契乎韶如此韶樂夫子前此非不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聞而齊陳氏所傳則未聞三月只是久不知肉味只是形容甚專不圖只是言其樂至美超乎尋常之外○凡帝王之樂有一樂即有所以爲樂者皆可慕而可學者也而惟韶爲尤甚人未有不願聞之然他人心內無韶則學之不誠好之不切雖有聞而如無聞也又何知韶之爲樂爲何如者乎若吾夫子中和之德備於中故以樂之至和者感乎心之至和而遂有與爲深契與爲協一心領神會其趣味而不能形容其所至者如在齊聞韶是也夫韶樂夫子向非不學之在魯非不聞之而何如傳之齊陳氏者爲得其眞故一聞其聲音觀其舞蹈而如見當年雍容揖遜將雍風動之治并如見當年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遂學習之久至於三月想念之專而日用飲食皆無心於此雖食肉而有不知其味者不覺爲之嘆息曰韶之爲樂得之傳聞得之頌習固慕其美善矣然而猶意想之所及圖也今觀於斯

〇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

其清明廣大之象和平純粹之致不特超出乎尋常之樂之外而並有超出乎向所得聞之外者爲樂而至於斯是豈意計所及圖者乎洵乎盡美盡善如天如地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噫自有此聞韶而嘆而韶樂愈以獨隆於千古而夫子之心備夫韶者不益可因此而想見也哉

此斥衛輒之不仁只重論衛不重論夷齊賢人主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〇凡屬倫常非仁莫盡而父子之間爲尤甚父慈子孝天性至親順其天性則心安理得而爲仁逆其天性則心疚理內而不仁此並不可以爲名而讓又何可以爲利而爭乃衛輒利雖貪位稱兵拒父忍心害理不仁甚矣其見棄於聖人無疑也冉有子貢不難據理而斷何待於問乃猶惑於衛人以蒯聵得罪雖立子郢辭位無主社稷爲重而立輒輒爲國重不得復顧父之說故欲折衷於夫子冉有曰夫子爲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

衛君乎蓋爲不爲未敢必之辭也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亦未能即決其爲與不爲也然而衛君之事難以顯言子貢以爲觀兄弟可以知父子即讓之何如可以知爭之何如爰入問曰伯夷叔齊何等人也子曰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非常人乃賢人也今無此賢人乃古之賢人也子貢思之賢則賢矣但一時矯激異時窮餓設有悔心毋乃讓者得已本非真心則爭者不得已或猶可末減也因問曰怨乎子曰怨起於有所求或求利而讓或求名而讓則怨根已伏而夷齊所求者非利也并非名也乃仁也怨又成於求而無所得求利而不得利求名而不得名則怨念遂滋而夷齊則求而即得者非利也并非名也即仁也其讓也求尊父命求序天倫以安其心以順天理所求者非肫然一仁乎既而父命已尊天倫已序問之心而已安質之理而已順所得者非肫然一仁乎本不爲國而起見何至失國而生

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衞輙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輙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

悔生順死安志滿意足夕死猶可矣又何怨之有子貢聞之乃知父子之倫重於兄弟兄弟讓國爲至仁則父子爭國爲至不仁矣豈可籍口於社稷爲重之說而忘其親乎爰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爲也然則爲衞輙者奈何始則推戴其父不敢自立繼則迎父遜位國人不從以死自盡國人未必不感悟而從之若是則仁矣非以明讓也乃且不讓而爭靦然君國天下尚安得有父子之倫哉

此見聖人內重而外自輕故能無往而不樂下二句卽指貧賤時視他人富貴如此一串下勿以安貧賤輕富貴並說須知疏食飲水於聖心亦如浮雲只重樂亦在中句○子曰人往往謂最難處者境遇富貴則樂貧賤則憂人情大抵然也而不知隨遇爲欣戚者非境之難處亦由其心本無所得耳夫吾心萬理淵涵取用不盡天爵之尊人宅之安何所往而不自得至於富

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

貴貧賤之境原屬身外之物本無加損於性分者也故境之適然相遭即如所飯者疏食乎所飲者水乎不知者或以爲奉養何菲也所枕者曲肱乎不知者或以爲寢處何困也有不覺其憂從中來者而以吾處此則不見可憂而但見可樂非樂疏水曲肱也吾之樂本不因此而生豈即因此而遂無與爲化蓋亦在其中矣陶陶遂遂並不知口腹之菲寢興之困也自足於中無求於外視貧賤無異富貴則視富貴又豈有異於貧賤哉即使當此之時有富貴吾者而皆合於義乎然且大行不加有天下不與而況彼世之不揆之義而得富且貴者其於我直如浮雲焉耳境自去來我意中自無動我日中并無見也我自樂我之樂是矣此疏水曲肱之所以依然如故也人亦能如我之自樂其樂而又何憂境之難處歟

此聖人實見易道之妙有學之不盡用之無窮者故自言如此

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非僞謙也言外見吾且然人安可不及時勤學也加我數年以工夫說不是年紀易兼變易不易說過兼心身說○子曰我今而知易道之無窮也夫陰陽消長吉凶悔吝變易無窮之中自有不易者存潛體乎此而得其精微則人事之進退存亡無不可準之以神其化裁故易也者本聖人作之以教人寡過者也我向固嘗學之觀其變玩其占未嘗有一日之懈也宜亦可以盡得其理矣乃至於今年將老矣而卒未能置其身於無過之地不幾虛度此一生乎倘邀天之幸再假借我以年華而力致其數年之功取易中之理學之而卒其業使天時人事之道一一融會於心而服習之熟庶幾有以審動靜之宜得趨避之正雖未能全然無過而心身之間大過失處自信可以無矣可知易道無窮一息尚存學之無容稍懈易豈易學而過豈易寡哉世之欲寡過者夫亦可以潛心於易而知所自強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此章見聖教之切於日用首句虛起中一句三平點出歸重末句雅言對性與天道說宜照三經實實講出切於日用來方見所以雅言之故○門人說吾夫子之教固因人而施者也可言則言不可言則不言可盡言則言之諄諄不可盡言則言之寥寥而吾黨嘗竊窺之又有所常言以爲教者則有三焉一是詩詩之所咏有美有刺吾人所以養性情者莫切於此一是書書之所載有治有亂吾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於此一是執禮禮主恭敬而有節文吾人欲養其德性使有所執守者莫切於此此三者皆切實道理日用常行所不可闕學者從事乎此最爲緊要不比性與天道之精微非時時講論其理不明非時時服習其用不熟故夫子平日非教之學詩以理其性情即教之學書以考其政事不然即教之學禮以謹其節文而諄諄提撕屢屢發明者未嘗出乎此之外蓋皆雅言也夫子教之加意於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明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

學者如此學者可不知所盡心乎

此聖人自表其好學之心以釋人之疑而勉人以學也雖是謙詞然夫子生平實是如此所謂聖不自聖非僞謙也註中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處乃是人看夫子之言如此不可入夫子口中若單出文節須作代子路口氣○吾夫子爲人雖是生知安行無待於學者然聖不自聖故未嘗不學況道理雖具足於中而其未經目見耳聞者不學而何由知不篤於學何由盡知乃世人不知往往疑其爲人必有獨異乎人而非人力之所可及者所在皆然寧特葉公其以孔子問於子路也雖是欣慕其爲人而問實亦震驚其爲人而問也子路以夫子之爲人實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卽言之而葉公何足以知之故不對然而大非夫子心矣夫子恐不對則愈滋人之疑故曉之曰女之不對葉公也得無以吾之爲人有獨異於人而難言者耶女也親炙有年

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illegible]若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葢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淸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

亦既知之悉矣奚不以素所知者告之曰其爲人也無他惟有篤於好學而已今夫人求道而未有所得安得不發憤發憤而有所得安得不樂憤之至則飲食俱忘樂之至則憂患悉捐憤樂相循以至於老將至而不自知者人情大抵然也今我夫子之爲人亦若是也云爾豈有所加於人而子顧疑之耶如是言之豈不甚善而奈何女不對也觀於此言則知以夫子之聖猶且篤於好學如此而學聖者可不憤樂相循而分其心於憤樂之外間其功於憤樂之久也哉然非夫子正未易幾此也

此夫子自明其得知之故以勉人好學意不嵩辭生知之名也

○子曰人即生質異人要不能憑虛而悟而況其本無異者乎人見我之於道無所不知羣相揣疑以爲求之古而得之者必不能若是之知其殆有生以來天授之以若是之知者乎不知人之知識雖具於性始而非耳聞目見心思體驗其聰明無自

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猶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而出即有所知亦必惝怳無據故古今即有生知者亦不廢好學之功而其實生而知者實少其人故我非其人也我之所以得知者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道理莫備於古前言往行莫非精義至理所在不可不求者也人惟不知其妙所以不好安能求即求亦怠緩而不能敏此終身所以昧於至道也豈生質之不如人乎我則深知古人之道研窮不盡大足益人神智故深慕篤嗜而不敢厭棄蓋好之至也好之既至安敢不求討論思維務悉其當然又務悉其所以然求之不盡又安敢不敏日就月將未得者不使遺已得者不使忘也積累之久豁然貫通而氣質之昏濁者遂化而爲清明矣我之知之由此而來而豈生知者哉人能如我之好古敏求何患知之不如我也

此見聖人維持世道人心處不語內要發得警戒防閑之意出

○記者謂我夫子教人固無所隱然有所不當隱者又有所當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隱者不隱所以開導學者固教也隱之所以防閑學者亦教也故常有不語以爲教者焉不語維何怪力亂神是也世間自有與知與能之常道若怪則反常詭異無據荒誕不經語之最足駭人聽聞惑人心志而反厭棄常道矣故不語人道惟在修德若力則悖德恃強凌弱挾衆暴寡語之最足開人爭競害人和平必至喪失其爲德矣故不語爲人貴乎順治若亂則害治亂賊橫行傷敗彝倫語之最足動人逆心長人逆事而難與致治矣故不語天下切近顯著惟人理若神則違人視聽無端禍福無憑語之最足使人馳心諂瀆越分僥倖而荒於人事矣故不語凡此皆所以防賢智正人心也然於何而知其不語則以平日所語者惟人道之常修德順治之說是以知其不語耳學者知其不語之教可以專所用心矣

此見人貴能自得師意擇從改者得師之道最重心無往而不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存則師無往而不有也○子曰吾觀人欲爲善去不善必欲求師以爲得一至善無不善者而常師之而後可也若然我深慮其師之不可必矣蓋一人之師其善有限其爲不善亦有限何如無常師之爲多師無往而不有惟在我之能存心以得之耳卽如三人行乎三人至少三人行至暫然而誠能存心自得其有師焉必也師也者所以引人爲善戒人爲不善者也三人之中其一爲我彼二人者必有善惡不同於其間矣卽留心擇之擇之而善者見卽法其善而從之不善者見卽戒其不善而改之以平時有主之心去擇以臨時嚴辨之心去從且改倘二人而皆善焉固我之師也皆不善焉亦我之師也倘一人善一人不善固我之師也卽二人皆有善有不善無非我之師也豈非三人行必有我師乎以此法去求師凡目之所接目之所見眞無之非師矣何必受業樂羣而後有師哉

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敎也故夫子以

講　此見聖人自信之眞全在德上非空言以解嘲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宋大夫桓魋惡而伐其樹意欲害孔子弟子懼其不免夫子曉之曰人之死生禍福皆主於天而天之禍福人又視乎其人之德不德則禍有德則福必然之理也使今日我而見害於桓魋則天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旣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天必佑予矣卽天不佑而死亦天主之況天之所佑人誰能違彼桓魋特人耳其能肆其凶暴而害予乎哉二三子不察而何懼爲也

此章提醒弟子當求道於顯而不必求之於隱也首句喚起次句跌轉以下申明只重無行不與句隱字從前講家皆看作隱秘之隱獨困勉錄解作隱深之隱不對言字對顯字看細味朱註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句則知朱子原以隱深作解卽圈外註亦然至爾字向作爾汝之爾解困

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勉錄看作助語詞尤屬便捷則知無行不與句亦只作顯字解可也特遵之○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往往探索於隱深而忽畧於顯著淺近之間故夫子曉之曰二三子從事於吾之道久矣而竊慮向者之多惑也不求之日用常行顯然可見之地而索之於高深不可見之域是以我之道為隱也二三子得無有是意乎庸詎知吾之道並無所謂隱深不可見者也蓋精微之理即在日用淺近之間盡人可見盡人可及故吾平日一作一止一語一默無往非道之所在即無往非教之所存又寧有不與二三子者哉隱深之所在非邱之道而顯著之所在是邱之道也二三子慎無於日用行習不加著察而反用其心於幽深高遠也

此見夫子立教之切實四平看而忠信又為文行之本凡教一人必兼此四者一時並進非某人只教一件亦非今日教以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行明日教以忠信也有文以爲行則異於異學之空虛有行以爲文則異於俗學之馳騖有忠信以爲文行則異於僞學之致飾沽名眞正希賢希聖切實工夫○記者謂我夫子之教人亦多術矣而究其大要不外四焉無論智愚無論賢不肖而皆以爲教者也道載於詩書非學文無以明其理道切於日用非修行無以履其事道存乎己發於心者無一念之不盡道公乎人應乎物者無一事之不實此四者皆夫子之所以爲教者也然所以必兼此四者何蓋不窮理則所行必有悞不實踐則雖窮理而無以得於己內不盡心則作事安能竭力外有欺飾則安所見爲能盡心故四者無一可缺而忠信又爲文行之本本忠信以學文修行則知行皆實而內外如一以文行擴忠信之用則忠信之所施愈化裁而歸于當以此爲學而自強不息何患不到德成業修地位所謂下學者惟此所謂上達者亦惟此夫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亾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

子之教宜最切實最廣大者乎

此夫子勉人有恒以爲作聖之基發言之旨全在末節有無限致望意聖人君子以大與化分善人卑就資質言有恒者資質不必善不過是忠信的人善人節不可添出君子不得見得見善人斯可一層亾虛約三句雖是借言時用如此然實在爲善上說只是要見聖人君子善人的意思俱兼語言張大容止華飾看○子曰天下人品不齊其最上爲聖人次君子又次善人至有恒者則最下矣人視有恒之人有何作爲欲爲善人君子且不可得而況聖人而不知聖之爲聖亦不過本此恒心以基之而自強不息焉耳故人而無恒則無一事可爲人而有恒則無一事不可爲當今之世出神入化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然而聖人不絕也有君子焉雖未能幾於神化而才已無不全德已無不備則由此進之即聖人也故得見是人斯可以慰吾

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於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見聖之思矣卽君子而下如善人吾今亦不得而見之矣然而聖人亦不絶也有有恒者焉雖未能卽爲善人而上之以至於聖然其心純一而不雜其守持久而不變則好學以充之卽馴至於聖人不難也故得見是人斯可以慰吾見聖之思矣夫所謂有恒者其忠信誠實絶無虛夸矯飾之爲故能爲作聖種子而無如今之人天性本良習俗易壞皆思作僞以欺人飾美以自炫其學行本全無也而語言容貌之間故爲已有者然其學行本未實有諸己而尚虛也而語言容貌之間故爲盈滿者然其學行本未兼衆善而尚約也而語言容貌之間故爲盛大而泰然自侈焉如此虛僞之人其心紛岐而不一其守變遷而不常難乎有恒矣與之有爲必無立誠爲己之學循序漸進之功求爲善人君子且不可得而況聖人哉已矣乎吾見聖之思其終不得慰矣夫吾竊傷之吾猶望之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此卽待物之微以見聖人之義盡而仁至也釣弋見其義處不綱不射宿見其仁處然重仁一邊記者謂聖人所爲無不義盡而仁至無論其他卽待物一端實有大異於常人者世人往往好爲姑息謂一鳥一魚莫非與吾同生故不釣不弋寧至廢禮而不顧以爲吾仁也而不知此煦煦之仁卽爲不義而反此者又往往恣意戕賊謂凡鳥若魚皆天所生以供人用故不特釣也而且綱焉不特弋也而且射宿焉以爲此義也而不知此非義之義卽爲不仁若吾夫子豈其然乎夫子有見夫祭祀晏賓此大禮也何可以廢故其貧賤時未嘗不釣且弋也然於取物之中未嘗不寓愛物之心必不忍盡物取之故不綱貪吾餌者取之而不貪者仍得以自若其生不得其爲天地之寬矣又不忍掩物取之故不射宿妄動而不善避者取之而靜而知避者仍得以自安其所人世乃無不虞之險矣既不矯情以蹈愚

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又不溺情以成貪即取物一端而義盡仁至如此非聖人其孰能之

講　此夫子以身示求知之方爲聰明自用者發作以作事言知兼當然與所以然多擇從識字字皆重次對生知者言。子曰人生無日不有所作爲欲作爲之皆善而無不善必平日於凡事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悉研究以知之而後可苟未曾知之而遽思作爲則皆妄作矣世人未必皆然而蓋亦有然者矣若以我自問生平所作則無是不知者也其所以無是者何故人生豈能生而即知其不知者多耳人惟不自知其不知而自以爲知或明知其不知而竟自安於不知夫安得而不妄作也我雖不知而不安於不知而必欲求進於知是非從聞見入不可古今人之言行多矣有得於耳聞者苟不多則何由而用吾擇多而不擇何由知其善不善我則廣搜博覽以精其鑒別有一善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焉即從之以為行之地而斷不以一不善者參之有得於目見者亦不敢不多也吾亦擇之而知其善不善矣然一人一時之識未足為據安知不我以為善而猶有未善者存我以為不善而猶有善者存故且未從而兼識之以備參考焉如是不已其功則得於人者無窮裁於己者有據而知將日新雖未及夫不勞而知之者而此亦可謂知之次也知之既明則處之自當又何妄作之有此我之所以無不知而妄作也世之未有所知者可不求知於未作之先也哉

此見聖人與人為善之心止就現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人字泛說潔指心言進指身言一節通言君子與人之心末後方可找出我見童子意來。聖人之心時時樂與人為善即陷溺已深者猶思覺而悟之而況不染習俗發其天性之良者乎如待互鄉童子可見焉魯有互鄉者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

其人皆習於不善與之言善則拒之以不信斥之為迂談故相傳為難與言之人也不意有一童子向慕聖人之道望闕里而求見焉夫子即進而見之為其習遠而性近盡人可造於善所謂來者不拒之心也門人以其為互鄉之人往者習染已深退後見異必遷偶焉進見豈足為憑而遽見之不幾輕聖道羞吾門耶故羣相與惑之子於是曉之曰二三子而疑此見也亦未知君子與人之心矣凡人習俗雖不善而其慕善之性不以習而亾特患其人狃於習俗不能自潔其心以求進君子斯無如何耳若一日者在彼無有勸之使來在此無有招之使前者而一旦特發誠心悔其不善而欣慕夫善望有道之門而請焉則能自潔其己心以進見矣此其今日一念之潔已經大是可嘉君子即樂從而與之而至於往日所為之善不善不必保而計之也即其今日翻然之進已經殊屬難得君子即樂從而與之

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

而至於退後或仍復不善原不并從而與之也待人如此寬洪猶恐人疑而不信畏而不前無由改過遷善若必追其既往逆其將來而目前之潔不念進亦不受使天下之已至者悔而一往不顧求至者聞而裹足不前唯何其嚴苛狹隘之甚也豈君子曲成萬物之心耶我之見互鄉童子亦是心而已矣二三子何惑焉夫子此言直天地父母之心也然非門人之惑亦烏知君子待人固如此哉

此言仁之近且易使人知自勉而不憚於用力也論本體不論工夫工夫則終身體之而不足本體則一念悟之而有餘專爲已放其心而疑仁爲遠而難求者發首句非疑詞欲仁以一念有覺言欲字斯矣字正見來復之機甚捷○子曰人之不肯爲仁者皆云仁道遠而難求自我觀之仁果遠乎哉仁者心之德乃生初固有之理心即仁仁即心并不可以近言安有所謂遠

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荅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但我自爲物所誘蔽於私欲而不能覺溺於私欲而不肯悔所以天理離去其心而若遠耳然而必有覺之時也若當一念有覺之初即翻然知悔而欲仁此即道心之動道心一動即已改其前非而一心向善此時之心純然一仁而無復有不仁矣夫使仁之於我欲而不至可言遠至而不速猶可言遠今既一欲斯至矣而猶以爲遠乎仁之近而且易如此可知未欲之先心滿乎仁有至之理無至之機方欲之際即心即仁無至之迹有至之妙人何憚而不自勉哉

此見聖人守君臣之義但不辭過以彰君非而婚姻之禮亦因以見對以知禮舉大概而言未有諱君失意至自引過方是諱君失謂之二字主昭公說爲是過字泛就平日言勿粘黨字幸是幸其不終於不聞非幸可改須仰此過是改不得的○聖人待人善則揚而惡則隱而況本國之君豈敢指斥陳司敗欲以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

娶吳一事譏昭公而並不明言但以知禮爲問昭公素有知禮之名者也夫子敬君之至一聞其言即據實而對曰知禮此時並非有意揚君之美亦並未想到有不知禮處而隱君之過也及孔子退司敗復揖巫馬期而進之而譏之以黨曰吾聞君子不黨自今觀之君子亦有黨乎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周公所制之禮也君竟娶於吳君欲蓋同姓而謂之吳孟子君所爲如此而夫子謂之知禮則人孰不可爲知禮乎非黨而何巫馬期不能代夫子辨白而以告夫子此時並不辨爲非黨亦並不謂君誠不知禮但曰人莫不幸於不聞過今丘也則幸甚內有過失人必知之知之則丘得聞其過矣豈非幸乎娶吳一事竟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其隱君之惡也至矣千古之臣義既不泯沒而婚禮亦以存非夫子其孰能之

此見聖人樂善無窮之心一歌之善甚淺而取之與之如此則

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

大於此者可知反之和之兩意俱重然尤重必使而後字註中氣象從容四句意從此看出四句有五意反之和之內俱有不必分貼與人歌是同歌反則使彼獨歌和則子又自歌○記者謂吾夫子平日樂善之心無有窮盡弗論其他即一歌有可見者歌以陶泳性情亦君子所不廢故有時與人同歌者有之然其爲事亦甚淺矣子而善於彼子固無容心也即彼而善於子子亦可無容心也何取何與之有哉而吾夫子則不然也如見其歌節奏分明音律調和而善也則即俟其曲終使之復歌一遍審其歌意曲盡其妙矣而後倣其音節歌以和之有必然者焉使不使反而遽和則自矜其善而取之不詳矣使使反而不和則掩人之善而與之不至矣使先反後和有歌然有歌不然則所以取之與之者有限矣安所見樂善無窮哉夫子惟樂善無窮如此所以在己則善無不集而在人亦樂趨於善也一歌

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且然而凡大於歌者其取之詳而與之至不又可知乎哉人之樂善者何可不以聖人爲法也

此章是尚行之意言文以起行只重躬行雖屬謙詞然在夫子口中須實講出難易來不可自謂謙也本文只說自己勉世在言外凡自言即所以勉世也文兼言說與在茲之文不同躬行君子是渾成語不可說成躬行君子之道○子曰言身之文也行文之本也故行爲重而文爲輕使人旣能吐詞爲經又能舉足爲法固甚善也不然則但求凡百理道一一躬行之而無愧即使文不及人反之吾心猶可稍自寬假乃以吾自考生平則竟何如哉天下事理言之則易行之則難言之不過能明其理便可出之於口筆之於書若行則雖已明其理而臨時稍不檢察即便有誤稍不黽勉即便有惰且自以爲行之己善而究未善自以爲行之已能而究未能者何可勝數故於文吾即不能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聖仁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講

過人而尚可以及人者已在或然或不然之間也若躬行實踐之君子則吾全然未有得也非不有志於得非不用力於得而能言而行不逮不獲與文為稱則所謂猶人者特外襲之華文耳不適增吾愧耶吾固敢不自奮人亦可觀吾而知所用力矣

此章夫子恐學者希自然而畏勉強故自明以勉人也為誨二何在夫子以為此學者事從為與誨上說謂仁聖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吾猶為與誨特不厭不倦云爾在公西華謂此乃仁聖者事從不厭倦上說弟子泛說正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天下唯德進於高深者每不自知故其自視恒與弟子所能學者無異而自旁觀者視之未有不見其大相懸者也如子與子華之論聖仁是已子曰人之造詣不齊若大而化之之謂聖與心德無不全人道無不備之謂仁此其詣已臻絕頂古來非無其人而世乃以稱吾何稱之失其實也吾豈敢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當哉顧無其詣而輕自居固安也不能至而甘自棄亦非有志者也故欲云吾抑且以此聖仁之道爲之於己而不厭以此聖仁之道誨之於人而不倦云爾則亦可以謂之而已矣以前在爲之誨之之吾視無爲而成不言而化之聖與仁相去遠矣人何不思之而安以相推也公西華聞此言而嘆曰夫子辭聖仁而居爲不厭誨不倦者意謂聖仁凡弟子所不能學而爲不厭誨不倦弟子所能學者也而以赤觀之正唯此乃弟子所不能學也唯大而化之故不厭倦不然何能不厭倦唯人道全而心德備故不厭倦不然何能不厭倦夫子豈能辭聖仁之名哉夫子之引人切子華之論學明如此學者何可希自然而畏勉強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此見聖人學能立命無俟於禱非藐神也○天下唯聖人學能立命斷不惑於死生禍福若禱者流俗人之所爲而亦欲行其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夫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事於聖人雖愛聖而實未能深信聖人有素也如子路是已夫子一日疾而病甚子路請夫子行禱事夫弟子愛師情不自已而禱可也若請則夫子知之無異自禱矣豈聖人而諂鬼神以求須臾之生乎子問之曰有諸蓋欲深省其無謂也而不意子路竟對曰有之且引古誄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使無是事何爲有是誄耶子因曉之曰吾意禱者別有話說若曰禱之神祇則必其人平日不知神祇之無時不降臨而所爲多不可以對神祇故今日爲悔過遷善之詞以祈其佑耳如是則丘平日惟恐得罪於天地而臨深履薄儼如對越神明者蓋已久矣何待今日始知有神祇而禱之哉由不如其已矣要之在聖人則不必禱在他人則禱之無益也人可惑於死生禍福而不務立命之學哉

此章防僭奢之害以維世也與奢寧儉重在儉上不遜寧固重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在不遜上借儉形奢深明不遜之害要將固字說得他不好乃愈見奢之可危主世風言不專指禮體○子曰先王制禮得中爲貴無過而至於奢亦無不及而至於儉所以尊卑貴賤之間雖燦然可觀而無不安其分若至過而奢侈不及而儉樸其弊皆有不可言者奢則便近驕傲禮所不當爲者亦爲之必至踰分僭上而不孫矣儉則一味苟簡禮所當爲者亦恤費而不爲必至鄙陋不堪而固矣不孫與固皆悖中道不可以爲訓然就二者較之固雖草野鄙俗似其害不過止於一身而於雅道已有傷也若不孫則濫於禮法其害至於敗及綱常尚成世界乎故與其不孫也寧失之固蓋救弊去其太甚而後可漸返於得中也人何不以奢爲戒哉

此發兩人心境之相反以見當循理而不可徇欲也坦即居易易字蕩蕩正形容其坦不與長字對從戚戚中來檢束中自具

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
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
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
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

活潑戚戚從無忌憚中來放浪中自沉苦海○子曰天下君子
小人人品既異則其心境亦異猶是心也在君子則並無險仄
坦夷自適如行彼周行何蕩蕩然寬舒而廣平也樂境固然即
逆境亦無不然在小人則一無寧靜百端憂慮無時休歇何蹐
跼而困苦也逆境固然即樂境亦無不然君子何爲坦蕩蕩皆
因平日所爲一循乎理不與天爭氣數不與人競榮枯所謂作
德則心逸而日休不愧不怍之下以此心容天地而有餘矣小
人何爲長戚戚皆因平日所爲惟役於物未富貴則患得既富
貴又患失所謂作僞則心勞而日拙行險僥倖之餘以宇宙容
一身而不足矣人可不爲君子而爲小人哉

此章形容聖人容貌之中和皆從德性中和中來也溫威恭是
主厲不猛安即在溫威恭之内正以形容其妙○記者謂吾夫
子德具於中全體中和故其見於容貌之間者無不一出於中

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和。凡人容貌溫和者易爲人所褻狎是偏於溫矣而吾夫子則有時和厚可親見其溫也乃可親之中仍有嚴肅不可犯者存蓋溫而厲也非溫之得其中者乎凡人容貌威嚴者人每嫌其剛暴是偏於威矣而吾夫子則有時尊嚴可畏見其威也乃可畏之中仍有寬裕不暴烈者存蓋威而不猛也非威之得其中者乎凡人容貌恭敬者每易形其拘迫是偏於恭矣而吾夫子則有時莊敬自持見其恭也乃莊敬之中仍有從容而自適者存蓋恭而安也非恭之得其中者乎德容備盛而無不中和如此在夫子未嘗有心形見曰吾溫也吾威也吾恭也而自吾黨窺之覺不一而足也在夫子並不知爲溫得其中威得其中恭得其中也而自吾黨見之覺無一之或偏也苟非盛德積中而與陰陽合撰焉能及此甚矣聖人之不可及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

此章特表揚泰伯以闡微意能讓德也讓而無迹德斯至矣遵朱註應主讓商講然玩饒氏雙峯說亦極有理故此講主讓周若論作文則各主一說皆通但不可為騎牆之見耳○子曰人生克盡孝友皆為德然當事屬難處之際吾欲為之或有所不便於父兄而乃寓意隱深委曲周全不存形迹以全其德則其德方為至極如此之德固甚難得也吾嘗上下千古仰泰伯者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以見其為至德周家王業始於太王而伯長當立則後來天下乃伯之子孫所宜有也泰伯不嗣故得傳季及昌而有天下是周之天下實泰伯讓之者以天下讓豈非體太王之心以愛其弟孝友之德兼全者乎顧使當年不逃而讓即逃而明言遜國不托採藥則太王嫌於廢嫡立少公季

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
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
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
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
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
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
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
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
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
之歎息而賛美之也泰伯不從
事見春秋傳

嫌於攘位廢倫何以堪此即已獨逃而不偕仲雍則太王之志
仍不得遂公季之位仍不便嗣是讓有迹而心未誠孝友之德
猶未爲至矣而乃窺見隱微决意遜位而又惟恐顯揚其事遂
同仲雍托爲採藥一往不返周人若不知有泰伯仲雍者而公
季乃得安然嗣位使其父無廢嫡立少之嫌而安於地下使其
弟無竊位廢倫之失而安於生前豈非泯然無迹堅固其心而
再三以天下讓者乎夫讓之有迹者民乃得而稱之今無迹如
此則當時後世之民自無得而稱焉蓋其心本不爲名止欲全
其心之孝友而止故能委曲周全如此非至德而何泰伯亘千
古能讓之一人也哉如是之德吾安得不闡而揚之也
此章示人以禮全其德也重過中上勞葸亂絞即就無禮處說
不是無禮了方如此至勞葸亂絞則非復四德矣○子曰人必
有德乃爲可貴傲慢之不可以安身於是有取乎恭輕忽之不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

可以作事於是有取乎愼柔懦之不可以立業於是有取乎勇邪曲之不可以接物於是有取乎直四者本皆美德也然必有禮以爲之節文始可以無過中之弊若但知謙己下人之爲恭而無禮以節之則將過於卑屈病於夏畦自取勞攘不成其爲恭矣但知小心恐失之爲愼而無禮以節之則將惑於利害畏首畏尾葸然退縮不成其爲愼矣但知敢作敢爲之爲勇而無禮以節之則將逞其血氣虐下犯上身爲亂賊不成其爲勇矣但知是是非非之爲直而無禮以節之則必不顧情理攻訐隱私絞急不容不成其爲直矣勞葸害在一身亂絞害在天下害甚而德亡使人之懲之者謂恭愼勇直之不可爲而反爭趨於長傲妄作優柔闒茸之風是誰之過歟甚矣欲全其美德者約禮之功洵不可以已矣

此欲在上者端化於身也上二句是從忠之本下二句是革薄

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之本然理實互見○夫子意謂爲人上者未有不欲民風之皆仁民俗之不偷也仁乃民心所固有何患不仁然而民不能自興於仁也必上之人先以仁倡之而後可偷乃民心所本無何患其偷然而民不能自去其偷也必上之人先以不偷風之而後可蓋民心至愚無所觀感無視仁厚爲不必而偷薄爲無傷且見上人之貴尚且不務親親敦故而刻薄寡恩何况我儕此所以下民風俗求其革薄從忠者無闘也君子深知乎此故不求民之仁而但反而自篤其親近而一本達而九族愛敬倍至而異數頻加祿位與共而好惡與同篤親如是下民見之皆曉然於親之當親而由父子兄弟而推之無不有恩相愛有禮相敬而興於仁矣不責民之偷而但反而自厚其故舊或舊臣有功德者或舊友有氣誼者爲之尊禮其老成爲之周恤其子孫不遺如此下民見之皆曉然於故舊之不可遺而由鄉里鄉黨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

而推之無不去其猜嫌戒其凌競而不相偷矣夫反薄歸仁上一行而下即效如此爲人上者無謂民風難變而不端化於身也○

此章見曾子守身之孝欲門弟子皆以此守身也蓋人子知保全父母之遺體自能謹行而不至玷父母矣能謹行便是能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啟手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戮辱無異非僅以不毀傷身體爲保身也引詩即寓保身意今而後免是難免意非倖免意○保身爲吾儒之大事而保之極難昔曾子能得之而嘗以之教門人矣於其有疾將終之時召門弟子曰啟衾以視予之足有毀傷乎啟衾以視予之手有毀傷乎吾身如此其全者以吾保之有素也詩云戰戰爲恐懼兢兢爲戒謹惟恐此身一有不善以致虧體辱親即如臨深淵之將墜即如履薄冰之將陷也如此保身終不敢必其無毀傷

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

也直至而今將死而後吾知得免於毀傷矣若一息尚存猶未可知吾保身之難如此今爾小子爲日正長其可一舉足而忘親乎觀曾子之言吾儕可不體其意以保身也

此章見居尊者貴識大體意崇本抑末乃爲政之大體也重本節貴者尊重之意動正出無工夫工夫在斯遠斯近內但止是省察工夫若存養則在前後粗厲固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慢稍有怠緩亦是慢近信則非色厲內荏溫非假以近人儼非假以鎮物內外如一也遠鄙倍如言近指遠而不凡陋論高理當而不悖謬○凡人規過勸善不特平日握手訂交之時爲然凡離別之時每倍切焉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因敬子平日留心細務而忽畧於大體欲以善言贈之而恐其忽之而不識故先自明曰鳥之將死則畏死之心勝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則天性之眞見其言也善今吾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大夫

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

其識之君子爲治必以其道一身之威儀文詞國制之名物象數莫不有道存乎其間而其所當留心貴重加意遵守者惟有三焉三者何容貌者民之所觀瞻也使粗疏猛厲而暴放縱肆恣而慢則失君子之道故君子不動容貌則已一動焉斯用心省察而遠夫暴而極其馴雅遠夫慢而極其肅恭矣顏色者民之所仰望也使外飾溫和莊敬之色內無溫和莊敬之心則失君子之道故君子不正顏色則已一正焉斯用心省察必遠乎僞而根心生色近乎信而由中達外矣辭氣者民之所承聽也使域於淺陋而鄙不揆理道而倍則失君子之道故君子不出辭氣則已一出焉斯用心省察必善近指遠而遠夫鄙順理成章而遠夫倍矣凡此三者皆修身之要也誠能省察於臨時存養於平生而無造次顛沛之違則爲政之本端而政事自無不修舉此君子所以貴重而遵守之也至於籩豆之事特器數之

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末耳則各有司其事者存爲之講求事理而無煩君子之用心也吾言之善者如此子大夫其無忽而忘諸」曾子雖爲敬子言而凡爲上者孰不當識夫大體而崇本抑末乎哉

此追想顏子好學容人之心而思則傚之也若無二句是曾子想其問之心非顏子有心如此也不校亦是無心俱從克己上來自反無差而無端橫逆爲犯曰昔者是死後追想吾友勿說出顏子來爲妙○曾子曰吾人惟我見最爲難忘義理本自無窮而一有我見遂自是不求而自隘之矣物我本同一體而一有我見遂責人無已而自問之矣吾自愧積終身之學以去之而不能也若無我者於此則見其義理有得於心本能也而反以所能問於不能焉義理得於心已多也而反以所多問於寡焉吾想其心豈知己之有能與能之多而問之哉彼蓋深知義理之無窮心同太虛好學不厭故我但見其有若無實若虛焉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我設以無禮施於人而人反之、或自知其非而不敢與人校、乃並不以無禮施於人而人犯之、亦不自以為是而不忍與人校、是其為心豈力弱慮患而不校哉。彼蓋不見物我之有間、情深一體而量同天地、安得不相忿於不校乎。苟非平日深自克己、安能無我如斯。誰則能從事於斯哉。惟昔者吾友嘗然矣、而今何可復得也。徒令吾追想之而嘆為莫及而已矣。吾不知吾何日而得如其心也。

此以全德望天下也。有才無節、雖能幹濟而詭隨、必至敗事。有節無才、雖能執持而經濟無以勝任。而才節皆離不得德。有德之才方無鹵莽、有德之節方非矯激、故曰君子。大節是大關係處、非節義節字。○曾子曰、人臣立朝而當遺大投艱之際、正學問人品之所由見也。彼夫明君在上、無事則共圖國政、有事則捐軀報國、凡有才智名節者皆能之、求足以見其學問之至裕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人品之至高也君新君幼冲如六尺之孤先王顧命而託之欲輔之成立百里之國其命令寄之使皆出其手而欲致治安豈不甚難恐無才者不可託寄即有才而不本以德亦不可託寄也當此託寄之時或強臣思變或嫡庶相爭安危難測此正大節所在恐貪生畏死者當此而奪其守即守死輕生而不本於德則我無欺孤竊命之心而被人欺竊無濟於事是亦奪也乃有人焉託六尺之孤而能定君位成君德可以無負所託寄百里之命而能抒經濟致治安可以無負所寄其才之過人如此及臨大節所在卻能見得極真守得極定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處精神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忠赤足以服臣民而定傾危始終不可奪焉其節之過人又如此若此者可謂學問素[illegible]德大成之君子人與信乎其爲君子人也雖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不是過矣遭大投艱之際可無大德以濟其才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寛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

乎哉

此章是以體仁之學責之士弘毅正所以體此仁也仁字雖遞章眼目而最重弘毅士字尤重惟其為士所以當體仁若凡民則無此責矣惟士體仁所以必要弘毅若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與天同運自無或息不言弘毅矣弘毅是心體仁是心體中所載之理任重何由明不可不弘毅之故而次節則著重遠之實也○曾子曰天下人類不齊而繼往開來上安治道下傳絕學者惟士是責則其心體豈可與流俗齊民無異哉心體必極其弘寛舒恢廓量同覆載而後可以為士不然則包含有限士之責有愧矣故不可以不弘心體必極其毅精明強固貞如乾健而後可以為士不然則持守不堅士之責有愧矣故不可以不毅是何也蓋以士必有所任使任而輕鮮則不弘可也而任固極其重矣艱鉅難勝非弘何以容受得多承載得廣也任

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

而行之必有其道使道而近促則不毅可也而道又極其遠矣程期久長非毅何以歷久不變長此無窮也夫士何任仁是也仁包萬善無物不體民包物與緯地經天皆任以爲一己之事而力行之不亦重乎任何道此仁也得之以生必盡之以死一日未死其責未盡直至死而後已焉不亦遠乎弘毅之心安可缺也凡爲士者皆能以弘毅體仁焉庶其可乎

此章示人以學古之有獲以興立成爲主興立成不全靠詩禮樂但資於是耳指成功說不指用力說○子曰爲學有許多功候而其得力各有所歸忽之而不知學與學之而無所獲皆無與於學古者也如由興而至於立由立而至於成則其候也而其得力大約不外詩禮樂者近是夫詩禮樂三者當小學時誰不卽學之然此時或徒事口耳拘於文辭泥於器數而未能心領神會薰陶浸漬故未能有得迨玩索者久服習者熟非必執

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

詩以求興也而一旦好善惡惡其心勃焉奮發何也蓋由學於詩者深則貞淫美刺之交通之以性情其言爲易曉也而咏嘆淫泆之下重之以反復其感爲易入也是故學者之初而有以感動其好善惡惡之良不覺勃然而興則興於詩也非必執禮以求立也而一旦爲善去惡其守確乎不拔何也蓋由學於禮者至恭敬辭遜之節既得以爲處己接物之本其大者不能奪也節文度數之詳又得以爲周旋進反之則其小者不能淆也是故學者之中而有以堅固其爲善去惡之實自克卓然而立則立於禮也非必執樂以求成也而一旦心平氣和其致從容自得何也蓋由學於樂者熟則清濁高下既能平其心以平其氣而觔拂不存於內也舞蹈疾徐又能養其氣以養其身而勉強不形於外也是故學者之終而有以默化其性情踐履之迹益覺渾然而成者則成於樂也夫詩禮樂不過爲小學之事而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戸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

其得力乃如此然則人顧可以詩禮樂爲陳迹淺嘗而不務實獲乎哉

此章見治民當順乎民也指治民者說可不可全於民字上見民與士不同故不可使知不可可字作能字看○子曰爲人上者而欲治登上理必弘宣教化使天下之民皆曉然於義理之當循與所以當循之故而後可然其間有上所得爲者有上所不得爲者則以其爲民也而非士耳蓋性天雖民所同具與士無異而其理精微必姿質明敏學問精深如士方能悟此若此愚民焉知本來驟以語之則疑惑畏阻反以爲強我而不從矣惟夫日用常行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則固人人所易由者也故先王教民但制爲禮法督以師儒引導其民使於是理之當然不敢不由不容不由則固上所可爲也若於由之之日而即欲家喻戸曉使即知其所以然則固上所不可爲也惟不可使知

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安可不急急焉使之能由而但使之由則久之將徐徐焉得其天性而自進於知矣可見治民者順之雖淺以爲治而適得其深強之雖厚以相期而適形其薄尚其審諸

此章揭出致亂之由示人以知所弭亂也可見世道本常泰其亂皆自人激之知其所以激則知其所以弭矣○子曰天下可治而不可亂亂則因一人之悖逆貽家國生民之禍其何可歎然天下本不欲亂而其機皆自人激之吾取人情計之其激亂蓋有二焉一則其好勇疾貧者乎無勇之人雖疾貧不敢爲亂安貧之人雖好勇不肯爲亂惟旣好勇矣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疾貧焉無安於窮約之心必將逞其血氣之強濟其貪得之心雖明爲悖逆而有所不恤矣夫安得而不亂也二則其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乎仁人而遭嫉媢固自安於義命疾不仁而留餘地亦不忍肆其毒害惟人而不仁則本心全喪而亂機已

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〇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

伏又疾之已甚則無地自容而亂勢莫遏必將肆其不肖之心以快其志倖其怨毒之免以卽於安遂敢爲篡弒而有所不顧矣又安得而不亂也自致之亂其事甚悖致人之亂其心無他而貽禍則同寧非激之者之罪乎知激之之故卽可以知弭之之道修其教化使則於禮義足其財用使貧身有業則何至好勇疾貧以致亂惡未甚則盛德恩思以化之惡既甚則明法立斷以除之又何至徒爲疾之已甚以致亂乎亂見於下而弭之則皆在上先事之防可不急哉

此章戒人不可恃才也只重驕吝不重才美〇子曰人非有才之足貴而不恃其才之爲貴古來才之足觀者莫如周公以公之才固甚美也然其所以美而足觀者有德以居之而謙恭寅畏絕不逞放其才以驕人之所無竭忠盡力絕不秘惜其才以吝己之所有其心不自知其有其外一如其無所以爲美美而

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

足觀也而今之人一有才能非驕即吝矣夫才爲餘技無論不美美必不如周公卽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乎而使驕且吝焉二病兼行將倨傲之下舉天下不足當其一盼而人誰爲之用私吝之餘徒袖手而漠視其迂疎而世於吾何賴無他涵養疎而學問淺縱有才其餘末小技耳何足觀哉夫才美如此則不美者益可知驕吝之不可斷斷如也人能以恃才爲戒而居之以深沉之德器亦如周公之赤舃几几其庶幾乎

此見心純於學之難欲天下知其難而勉之也三年只言其久非必限定三年不至就心上言不易得甚言純心之難非歎詞亦非贊詞○子曰人之爲學止以明道進德於已原非以爲穀祿而學也乃世往往有專爲求祿而始去學者其人固不足言矣不然又有學之未久而利祿之念即生一心兩用於學必不誠則亦必不能大有所就此所以雖名爲學而道明德立者之

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終無其人也若有人於此從事於學歷三年之久其心但知窮盡天下之道以明諸心而惟日不足於明初未嘗自以爲明而有求祿之心但知體行天下之道以備諸身而惟日不足於備初未嘗自以爲備而有望報之念其爲己不爲人謀道不謀食如此非學有定見而重輕之辨何能如此極其眞非學有定守而內外之防何能如此極其密此人之學此學之心眞世間所不易得也誠得若人以爲學而天下後世庶知有實學也夫此章見人不可無學守也篤信好學並重而尤重好學守死善道亦並重而尤重善道然守死善道卻從篤信好學來蓋好學自能善其所守也以下兩節一正一反見學守有無之所係如此正以深明學守之要非言其效下兩節學守不可分貼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

○子曰人之立身處世必學問操守各造其極方可外歷諸世無所不宜內反之心無一可愧不然者未易言也大凡人倫事物出

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

處去就莫不各有隨時制宜至當不易之道存乎其間而是道也非守不固非學不精守所以體行其學而學以窮理正所以爲守之地也然而學守正未易言矣學必先有篤信之心而後學可進使從事於學而將信將疑吾先有菲薄古今之心安得不草草塞責而終且厭棄之也然信之篤矣而不遜志時敏以從事於學則見聞不廣而別擇不精豈無非而誤信以爲是是而誤信以爲非者乎是道有未明其何以爲守之善也守必先有守死之心而後守可善使從事於守而貪生畏死吾既無堅強不屈之節安問夫守之當理與不當理也然守至死而不變矣而不揆情度理以漫事於守則未合於中有違乎正豈無有忠孝而近於愚廉節而流於矯者乎是道有未善適以形其學之疎也故君子之於學也必篤信以立其基而又不敢輕信也孜孜好學廣搜博覽已精而益求其精焉於道也必守死以爲

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

之本而又不敢輕死也兢兢善道守經達權至正而使無一偏爲學守兼修如此則凡所爲出處去就之道平日已知之無不明行之無不熟而以身入世亦何所往而不宜哉以去就言之欲於是邦而出其學以行其道也必能明於安危治亂之分而治者可入可居苟亂者則必不入之居之蓋仕危邦則當扶危定傾與國存亡未仕則於彼不可救於吾無所責故不入非忍也保身之道當然也邦而亂則刑政紀綱已紊既不可與有爲而未危則臣扶死難之爲亦有所不必故不居非懟也潔身之道當然也以出處言之其身與所學之道爲相依也必合天下之有道無道以相觀有道者胥一世則即見而行其所學之道於天下無道者遍一世則即隱而懷其所學之道於一身蓋有道不必十分太平有明君賢士立於朝則太平之機已兆吾道必可行故見非爲富貴也爲道也無道不必十分大亂有昏君

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小人立於朝則大亂之勢將至吾道必不可行故隱非爲名高也爲道也無往不宜如此非見之明而守之固何能及此而不然者當邦有道宜見也而不免見棄於明時終貧且賤焉非當時之不明也無有學問則無經濟可用無有操守則無德行可取人何爲而用之乎衾影之慚莫慚於此矣當邦無道宜隱也而顧乃苟祿於亂世反富且貴焉非當時之能明也彼既無守以至浮沉於功名亦自無學以能補益於天下直竊位素餐耳幽獨之愧莫愧於是矣奚以免於恥也出處如此其去就可知矣一則何等光明俊偉一則何等卑污羞辱人之學道者其可不信與好守與善交至也哉

此戒人之干政欲人各守其分也而嚴位外之謀實即所以專位中之謀故須兩邊說到爲妙○子曰人有一位即有一政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非謀不善然惟在位中者當謀之以位中之人謀位中之政則

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得則其功失則其罪無所諉於人自各盡於己矣若吾無其位而爲有位之謀君在此位而爲彼位之謀僭竊干預在吾固爲越分而在彼亦爲曠官其何可也而正不特此也極其流弊謀而有功則相爭謀而有過則相諉相爭則紛更擾攘禍亂以興而相諉則觀望廢弛敗亾以至故君子而在無位則守無位之分斷不侵佔夫有位在此位則守此位之分斷不侵佔夫彼位也卽或其人虛心下訪未嘗不偶一代爲之謀然可否陳之吾而行止聽之彼雖謀猶不謀耳世之謀政者可不愼之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

此章追嘆魯樂之盛乃自魯樂而想見吾周治化極隆太和景象也言外有傷師摯去而盛不可復見意曰亂是舉終以該始蓋自升歌三終則有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歌於堂上一節也又笙入三終則有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堂下一節也又間歌三終則有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山有臺笙由儀此歌笙相間一節也乃至合樂三終則合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二南競奏又一節也按麟士據儀禮合樂爲盛之說從之子曰先王之世治化大行所作之樂本無不盛數傳而後衰微凌夷樂章殘缺失次節奏雖具都非其實殊不足聽也迨吾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初其爲釐訂補其殘缺序其失次一時所正之樂自升歌笙人間歌以至合樂歌關雎以爲樂之亂那時音節調和情文兼至聽其聲音按其節奏而我周武王清明者定之烈文王關雎麟趾之化洸乎如睹負覺洋洋乎美盛之音盈滿於耳令人傾聽也哉我蓋至今猶想慕不忘焉惜乎師摯去而樂與俱亡其不可復見此盛也矣昔日之盛可想今日之衰不可慨歟

此章深惡習俗之偷也於常情之外欲人慎習以全其性質也

子曰人之氣質不齊而其天性之質未嘗不具不以習而移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也蓋氣質中和志高而行掩聰明而倜儻者不可多得故大約志向則狂知識則侗才力則悾悾者爲多但其質雖有疵而未嘗無可造者存其間好高者多直率無智者必謹愿無能者常信實綷其性質而施之教誨猶能虛己以承深以學問猶可竭誠以進故其志可用而其愚其拙皆可用也此則猶在人情之中而我意計之所及料者矣乃至於今人情不古習俗變遷勿安其分思逞其詐向之徑行直致者今則委曲詭隨矣向之自知愚昧者今則飾其智巧矣向之自分庸鈍者今則冒爲才幹矣夫直愿信之俱亾而徒有其病則已無可造之地且直愿信之俱亾則并不成其病而日有下流之趨雖施之教誨而教亦無能入其痞塞難置之學問而學必適以濟其浮夸世有若而人者眞出乎人情意計之外而無從識取其本來決斷其流極矣豈復爲吾之所知哉然則人氣質之偏不足患而習俗之壞

〇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〇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則深可憂未爲習俗所染者可不知所愼而既爲習俗所染者可不急思返也哉

此極形好學之心以示人欲人知所勉意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一時兩心俱至進無兩層精神全在如恐二字俱以心言心與力亦一時並用的豈可分屬〇子曰人之學道者多而好學者鮮無他其心之用力者有勤有惰有得輒恃既無汲汲求進之心又無皇皇憂退之念宜其所及者鮮而所失者多也若好學者之心則不然矣好學者其心深知理道無窮爲之終身而不足失之頃刻而有餘故其學也勤與歎交至一心以求進旋一心以憂退求進之心方切而憂退之心復來憂退之心既殷則求進之心益迫但見其勇往直前至一境復進一境無有休息其心如有所追而不及者然而猶時時恐懼若我進一程彼復進一程而吾仍居其後終有所失之者然勤以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生其歎歎以致其勤如此自必學以明道而明日進於無窮學以修德而修日進於無窮矣又焉有不及而或失之者哉有志好學者不當如是耶

此表聖人心體之大只重巍巍不與所以驗其巍巍也獨言舜禹者以匹夫有天下尤難不與耳此章與疏水簞瓢飯糗茹草章同看在心體上說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事解者尤非○子曰凡人內有不足則易為外物所動即一命一爵之榮猶將盛人之氣而奪人之志況其有天下之大者乎況其由匹夫而有天下者乎溺於富貴而忘其性分其心之所蘊蓄者適見其卑而小矣乃以我上下古今而見夫舜禹當年則有不然者想其心體見超物表量包宇宙殆巍巍乎其不可及矣乎夫舜禹二人其初本皆匹夫也處於貧賤者久則一旦得志而有天下其視富貴之可樂較之素有天下者必更甚安得不有所與也乃

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

舜則被袗鼓琴心同寒素禹則惡衣菲食忘其紛華其視天下之大若與己無與焉者是豈矯情鎮物而強以制之哉蓋其心深知吾性分中十分具足受用不盡無假外來之尊榮所謂吾大而物自小內重而外自輕也因其不與想其心體寧非巍巍高大而不可及者乎聖人中如舜禹者洵不可多得也

此章只是贊堯之大以立君極蕩蕩巍巍煥乎皆實明其為大處而所重在則天句惟則天故蕩蕩無名故巍巍煥乎也德以施諸政治者言非指本體之德若本體則凡帝王皆無能名也豈特堯若從功用之盛想出其本源之深運用之妙則可此因勉錄之說可知向來之模看無能名是無能名其蘊冒欲指一二件以名之而不能乃大而不可名非深而不可名也成功文章是從蘊冒中抽出一二以言之與則天蕩蕩有大小之別無體用之分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仍不可名。子曰自古以來帝王

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多矣而考其德業之所就極其浩大者鮮然亦有之矣大矣哉冠古今而稱極盛者其惟堯之為君也為君之大何如就其德施之全體而言之而固以見其大之至即就其德施之一二端言之而亦以見其大之至堯之為君殆直一天乎天下巍巍乎無所不覆冒而極其高大者惟有天也而惟堯之德直與之齊而亦無所不覆冒無所不照臨而極其高大者惟有天也而惟堯之德直與之配而亦無所不照臨也堯之所至一如天之所至天之所至無非堯之所至則之如是其直蕩蕩乎東漸西被而朔南無不暨者乎天下德施近狹則民之被其德者猶可指而名之而廣遠之至故深被焉而不知習久焉而相忘欲舉其德以名言之而有所屈也無他天之大人不能名天堯之大如天民又何能名堯乎而吾且就其所有之成功一端以觀之或者其猶為人君之所易及乎然而平章協和章著昭明於變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隆非淺小之成功也巍巍乎極古來帝王之經理無能及其崇高矣是功亦一天之功也宜乎民之無能名也又且就其所有之文章一端以觀之或者其猶為人君之所可及乎然而禮樂制度頓昭詳明備美之光非闇淡之文章也煥乎極古來帝王之制作無能及其燦爛矣是文亦一天之文也宜乎民之無能名也信乎思其為君之全體而全體如是思其為君之一二端而一二端又如是則因其德施而想其性行更不知其何如矣豈不大哉豈不大哉後有興者其能如堯之為君則亦可謂無加者矣

此章極贊周才之盛而因思及於德見才固比隆唐虞而德亦非以用才征誅而遂遜於揖遜也竝無惜周之意嘆才之難乃即難以著其盛也重周言而以唐虞形之周之德內兼文武言

十三年以前武亦文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豈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

其初心哉說本困勉錄○自古帝王爲治以德而輔治以才才也者致治戡亂隨所宜而用之者也故以盛爲期苟其之才治亦無由盛矣乃或謂戡亂之才不如致治之才故才如吾周變揖讓而爲征誅德有愧於唐虞而才亦不足言豈知自有天下以來有揖讓必有征誅故以周而論才固無損其盛而德亦豈因此而虧哉昔孔子嘗言之矣弟子知其意故先記舜之天下治實維有臣五人之故武王之撥亂爲治實維有亂臣十人之故以明孔子所惜之才而述其言曰古云人才之生最爲難得今以斯觀之不其然乎武王得臣十人而天下安人才可謂盛矣考之於古何代之才能與之同其惟唐虞之際乎堯舜繼作而五人始聚其治功乃盛於斯向使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其才豈能盛於斯乎而降自夏商又無論矣夫自虞至周越千餘年而始再盛人才已爲難得矣而十人之中又有邑姜婦人以克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

其數其實止九人而已極盛之下猶有不足不更見其難乎固其難不愈可想見斯之盛哉而正非獨才盛而已也當我周化行商國以及天下六州人心皆已歸附三分天下不已有其二乎此時若有利天下之心商之天下反手而即爲周有矣何待天怒人怨之至而後代之哉乃當年率商叛國以服事殷者終文王之身又延以武王之十三年是殷尚有數十年之不失天下者直周之讓與之矣其志節之純雍容之德毫髮無憾何異唐虞之揖遜周之德其亦可謂至德也已矣而又何疑於才之不可爲盛也周治之盛固賴有才而周才之盛又實賴生周彼有君而無臣有臣而無君者不亦均可慨哉

此章表禹德之純全從爲治適宜上驗其心之無私依然一執中心法也所以無閒須把執中心法爲君極則八字入在無閒內方見內外無閒蓋豐儉得宜非淺乃即瑣事以想其盛德之

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

至故中三句內都要從而字相反適以相成意想個無間然處、然要知三事只舉以該其餘耳、非止於此也、鬼神兼天地祖宗、盡力溝洫、乃治水後事、非即指治水言也、○子曰、凡君天下者存心出治、一有不協於中、則天下後世即得指其隙而非議之、於是不無有間然者、乃吾上下古今、而見自古爲君如夏禹者、吾即善爲求其間而非議之、而殊不可得、內外人己之間、朝野幽明之際、消融保攝、無所不周、殆無間然焉矣、所謂無間者何、蓋人君自奉宜儉、而每易侈、爲治宜厚、而每易忽、況乎在禹之身、平成之勞已極、即稍稍享用、亦不爲過、稍稍疏畧、豈遂爲非、而禹不然、吾見其但知後其身以先天下、約其身以裕天下而已、不能枚舉、試即其一二言之、玉食萬方、飲食非不足也、乃卻珍羞而進粗糲、則甚菲矣、而至於奉事鬼神、則必豐潔以致其孝焉、筐篚萬國、衣服非不贍也、乃辭華麗而安樸素、則甚惡矣、

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而至於祭祀之黻冕則必盡制以致其美焉四海爲家宮室非不足崇也乃忽宏壯而承茅土則甚卑矣而至於民間溝洫則又躬行阡陌正疆界備旱澇以盡力焉即此知其非矯爲淡泊也其天下不與之本心不自覺其有然也非勉爲勞瘁也其敬天勤民之至性亦不自覺其有然也嗜欲眞消融得盡義理眞保攝得周直與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帝德脗合無二又安得有纖毫之間隙開人以指摘之端噫爲君如禹者吾眞無間然也矣後之爲君者不當如是耶

論語卷之四終

同里陸稼書、陸蒿菴兩先生鑒定

朱熹集註

論語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論語卷之五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聖人防範人心，維持學術之教，不使人淪於卑污，騖於高遠也。雖三平，而利字自當另頓，兩與字方出命仁。不比利，然亦不可不為學者慮，故亦與一例也。利為人欲，命為天道，兼氣數而以理為主，仁即性，兼體用而體居多。○記者謂夫子教人雖言無不盡，然亦有未嘗不言而又未嘗多言，吾黨窺之，爰有罕言以為教者焉。大約不外三者近是。其一曰利。人生惟義所在，當講明以示人，而利最足害義，若屢屢言之，易動人計利之心，將必人欲熾而天理亡矣。故夫子於害義之利，固不輕言，即義中之利，亦不輕言，必時當萬不得已，方偶或剖晰利害以示之也。利之外，其一惟命，又其一則惟仁也。命乃在天一定之道，而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

人生有不可知之數非若利之足以害義也似無不可常爲詔告然其理精微必造道之深者方可與言若識未足以悟此而瀆陳之反使人惑於幽隱而忽其在人之顯著者矣故亦與利而俱罕也仁乃人性中之全體而爲人之安宅更非若利之足以害義也似無不可恒爲指示然其道遠大必仁道已備者方可與言若功未足以幾此而褻教之反使人耽於虛寂而弛其求仁之實功矣故亦與利而並罕也一以防學者之溺於卑污而引之於高明一以防學者之騖於高遠而迪之於切近聖人之教其爲人心學術慮也蓋詳

此見聖人之道益高而心益謙也學兼知能俱貼技藝上說與太宰多能一例看一美一惜俱在大哉內總是贊詞勿泥惜字無成名與民無能名一例看辭其大歎其博而執御僭不居聖仁而居爲謙絕無破名之意學不貴博道無可執是夫子言外

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

之意可博可執可名不可名是旁人就子言看出皆不可入正講須知此處謙與他處亦不同不但聖仁天縱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當乃謙而又謙之詞○凡人德愈盛則其心愈下不特譽之得其實而盡其量者不敢當即譽之失其實而見其淺者亦不敢當不觀夫子之於黨人乎魯有達巷黨人者習見孔子知識技能之多而私議曰凡人才識有限所以常形其狹小求其抱負之至大不可得也以今觀於闕里之孔子大哉其抱負誠可謂不淪狹小而極其恢宏者矣吾見其於學也無一藝之不知無一藝之不能何其博也夫所學有限則人可指而名之以為其所長者如此也今既無所不兼將以何者稱之故雖博學而竟無所成名也豈不大哉夫不以道全德備之無名譽其大而以博學之無名譽其大則其譽之亦淺矣意夫子不妨坦然居之也乃聞之而於心有歉然不安者因謂門弟子以

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明其不敢當也而曰黨人謂吾大吾何曾大也謂吾博學無名則吾誠失之矣吾向來泛騖爲功無所專精所以一事不能有所成就令人得以指稱今奉黨人之教吾其知所改矣吾今將何所執乎吾思人之爲學不特泛騖而無所專執將無成即求望高遠以爲執亦恐無成惟射御二者業卑易學吾將執御以精其技乎抑將執射以精其技乎射御似皆可學然射猶爲難而御尤近易今而後吾其執御以專習之庶不至失之博而名可成也吾方自悔其失而知所改圖則向之博學亦豈足爲大乎故黨人之教吾則是而譽吾則非也夫博學多能猶不敢居如此益謙抑之至者矣可見人惟所見淺所得少則其心易盈故聞譽輒喜聖人所得愈深所見愈大則其心益歉故聞譽輒憂大哉之稱夫子雖辭其名不愈有其實哉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此見聖人維禮之意未嘗不近乎人情然非徒商一己之從違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實以嚴千古之名分以可從引起不可從非平列也○子曰昔先王制禮以治天下非徒以爲美觀也其大者無非扶植綱常其小者亦以通於日用斯皆可遵而不可變者也然名分必使千古昭垂而制度不妨隨時損益至於今而紛更古制漸不可長然亦視其變更何如耳可從則從吾原未嘗矯乎人情不可從則不從吾亦何敢詭以隨俗也即如冕必用麻禮也今變而純矣非古也似不可從而工夫省約猶不失太初儉樸之意則既不至大背乎古而又無傷於名分之大吾何必古之是而今之非哉衆可從則從焉已耳若夫先王制禮臣之拜君必於堂下此乃天冠地履尊卑之分所係有常不變與冠服之可以因時制用者大相懸矣而今之人臣皆相與拜於堂上是驕慢其君而泰也蔑視尊卑隳棄名分亂賊將必從茲而起吾縱未能挽天下而恪守大禮其何可因流俗而甘冒不臣雖違衆吾從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
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
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
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
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
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

下矣理揆其是心要於安從者非徇違者非矯也入其詳之否
耶○
此總見聖心之虛要就聖心看出自然無私境界絕是人見其
絕聖心初不自知當與無適莫章參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
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在註中循環意不可泥意是
懸想懸想即善亦私私己者知有己便是私事前不止無事時
○說者謂人心最易有私私之累人大約有四唯吾夫子之心
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而於是四者不期其絕而自無之
蓋此四者何意必固我是也意必常在事未至之前事未至而
即懸空想念是爲意人所不能免也推測之下預先專主將來
必要如何是爲必亦人所不能免也而我夫子則俱無之也於
事未至則其心極靜動而無動何有意無意矣又何有預先專
主而期必者乎固我常在事既過之後事既過而終執滯不化

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是爲固人所必有然也執滯之餘但知有己而不能割捨是爲我亦人所必有然也而我夫子則但無之也於事已過則其心已化流通肆應何有固無固矣又何弗視人猶己而有我焉乎夫是四者不特在欲上爲私即在理上亦爲私蓋道理無窮隨時制宜豈得容是四者然非本來心體立於至虛極於至純安能如此甚矣聖心之不可及也

此見聖人之以道自信臨難勿驚意道統主於天信天實以信道也○聖人一身乃道統存亾所係道在天必佑之豈因患難而動其心故昔夫子適陳過匡匡人以兵圍之夫子於時有戒備之心蓋遇變而愼重其道當然非懼禍也而弟子不能無懼故曉之曰二三子以匡人爲能害我乎不知我有所以自信者矣我信之於文而即以信之於天自古道因文而顯文以人而傳堯舜禹湯之道傳至文王當時禮樂明備制度畜皇其文蓋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

極盛也。及文王既沒之後、至於今尚未有傳人、而予也生當其後、責有難辭、意欲考訂其禮樂、修明其制度、以昭示後王來學、使知所法守、而謂其文不在茲乎。文既在茲、則吾身之存亡、即斯文與喪所係、而斯文與喪、皆天主之。天意如將欲喪斯文也、則我之後文王而死者、或不得考述其禮樂、修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既以考述修明之責屬予、使紹文王之傳、則天意固未欲喪斯文也。匡人亦人耳、必不能違天肆毒、其如予何。我之信文以信天者如此、二三子何懼焉。聖人從容於患難之交、非立命事天之有素、豈易及此哉。

此夫子辭聖人而居多能、因明多能之不足貴、以警人之泛騖也。大宰以多能爲聖、全不知聖也。子貢之言、智足以知之矣。夫子以子貢爲不知我、而大宰爲知我、乃辭聖而居多能、是謙意。我少也賤以下、皆申明多能之不足爲聖也。這多能在釣弋獵

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較上看非多聞見之多多聞見如今人讀書亦是聖人根本工夫志道據德依仁步步從此着力去何不足貴多能如今人圍棋博奕等是沒要緊事故不足貴不然未有不玩物喪志者不多非一貫之謂卽是大學之道耳固天縱之重縱之不重天字將聖將字內兼才德言多能乃才中之末鄙事乃承上起下之詞不當連多能讀○聖人聞人譽己斷不敢當況聖人之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方是本務至技藝之末豈足矜尚故一日大宰問於子貢曰吾聞無不通之謂聖今汝夫子其可謂聖者與何其於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也子貢曰汝謂夫子爲聖雖知夫子而猶未爲知之深至以多能爲聖則直不知夫子也蓋聖人非止多能而夫子之聖實非他聖所同固天不爲限量縱之以才德之多殆將超出乎凡爲生知安行者之上以爲聖也縱之將聖則自無不通而才技之能又如是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多也夫子聞兩人聖之說而不敢當只得自居於多能而又恐非所以率人也故曰賜謂我爲天縱之聖是不知我也而太宰謂我多能其知我者乎我何能爲聖我不過多能耳而是多能豈足貴乎使其足貴則我宜終身務之而凡爲君子亦無不務之矣而孰知吾之多能乃不得已而有之而非本心之所欲爲與君子之心無異也吾少也不爲世用而微賤賤則無行道之責故廣爲涉獵而致有此多能耳吾非有生來自無不通而爲聖也然則此多能者特鄙俗之細事耳豈有當於通人大雅之所爲也彼道明德立之君子豈務此多乎哉其所務自有致知力行修己治人之切要而達大者在並不務此涉獵技藝之多也在吾旣不得已而爲此鄙事在君子又鄙之而不爲則多能之非聖概可知矣奈何不諒吾多能之故而妄以聖相許耶夫子之言如此記者因引琴牢之言以證之牢嘗曰子云吾不試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

故藝則知夫子少賤多能之說爲出於不得已無疑也學者聞夫子之言固不可以其自謙而遂信其爲非聖又何可不體其賤多之意而務其切要而遠大者哉

此章夫子示人以知識之同不必矜奇炫異也起二句虛言下申明之兩端是自至淺近以至至深遠也與執兩端不同彼以異同言此以顛末言誨人不倦乃餘意不可與無知識對說○

子曰知識者人之所共有也而人往往視吾若獨有知識者然而抑知吾果獨有知而知人之所不能知者哉吾之所不知人亦未必能知之吾之所能知人亦皆可與知之故並無有獨得之知也不見夫有鄙夫而問於我者乎鄙則至愚故於事理本無不可知而不能知其心殊空空如也然而就其所問之中必有兩端存焉即一言一事之理有其淺近必有其深遠天命人心之微散之不外日用常行之際而日用常行之道極之皆通

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

天命人心之原斯固鄙夫問中之所自具而亦鄙夫之所可知者也但彼不自用心體認故不能知即知而有所遺耳我則爲之叩其兩端而竭之焉發動其根由推究其流極而取其自根由以至流極者一一詳告之使無餘蘊開明者在吾而所以開明之理仍在彼因其所問以爲開明而並非即吾獨得以爲開明而究之所開明者吾可知彼亦可知能體認即皆自得彼既知之無異吾之知之凡聰明原所同具吾非無知而何入奈何必以有知歸我徒爲矜奇炫異而不自察其所可知者哉

此聖人有感道之窮而嘆之也非望鳳圖實望聖王嘆已正是不已處○子曰古有聖王則鳳至圖出蓋治世之休徵也吾向者望聖王之出以行吾道而未出則先望鳳圖或者鳳至如文王時之鳴岐圖出如伏羲時之在河而聖王可卜矣乃望至於今久矣而鳳鳥終不見至矣河圖終不見出矣夫有聖王則無

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

鳳圖可也乃鳳圖既不可得則聖王終無能遇誰能用吾而行道乎吾今而後其終於此之窮矣夫蓋世之壯懷終歸泯沒吾傷何如吾猶望之矣

此見聖人待人用心之誠其誠處全在兩必字上見然皆因心自至不加檢點所以為聖○記者謂哀死貴貴矜不成人人之至情也具於性自遇於目而卽動動則自形於作止之間而不容已然他人雖具於性而不能如其性惟吾夫子則不然一見齊衰者卽動哀喪之心一見冕衣裳者卽動貴貴之心一見瞽者卽動矜不成人之心故坐而見之彼雖少必作焉吾行過之必趨焉此非強為之也物觸於外而情動於中有不自知其然者不然何為必然而無一不然也聖人待人用心之誠如此夫孰非至道之所在乎

此章是顏子悟道後自幸得力有自而深美聖道之妙也通章

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敎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

作三候看而所重在中節見全賴夫子之敎得以不終於惝恍無憑而可以由勉幾安也首節是畧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乃初用功之候也由善誘而進之卓爾乃用功得力第二候也至欲從末由所謂未達一間乃用功第三候也總之道不外中始則知求中而未能得繼則得之而未能化耳道止一中何有高堅前後高堅鑽仰特借以形其無窮前後瞻忽特借以形其變化難窮不可泥道非因仰鑽而益高堅也博文約禮言人自去博約以學言博我約我以敎言非專以由博及約為次序為博為約各有先後淺深次序卓立兼內外言末由不是用不得力是用力若不用力仍從博約中優游以俟之耳約禮是請事斯語時事卓立是三月不違時事○顏淵學既有得因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妙也學之不易而非敎莫入以善敎用其善學猶不能一蹴而至也吾今雖幸有得乎而猶憶求道之初之

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已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

艱難而益不怠我夫子矣吾知夫子之道原自有一定之準則而未能企及則意其爲崇高而欲仰望其高以追及之乃無如高之至彌仰而彌形其高在夫子之道原未嘗益升於高也而仰企之而不及則見爲然耳抑無所從入則意其爲堅厚而欲鑽破其堅以進入之乃無如堅之至彌鑽而彌形其堅在夫子之道原未嘗益深於堅也而鑽研之而不入則見爲然耳吾又知夫子之道原有變化之準則而未能確見則意其爲即在當前而欲自前瞻之以得其變化乃無如及向前瞻之而又忽焉蹤過而在後在夫子之道原未嘗變遷於前後也而瞻望之而不得則見爲然耳夫子之道之妙而吾終不能確有所見如此無他以未得夫子之教也而夫子於是誘之矣且誘之循循然善矣示之以切實之方而使之得有所依據引之以漸進之道而使之悉去其躁妄夫子曰道之散見於事物者有文文不博

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旣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

則無以見道於萬殊於是先博我以文廣其聞見使由淺而深求到萬理俱融地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夫子又曰道之有其規矩可循者爲禮禮不約則無以會道於一致於是繼約我以禮守其節文使由細而巨求到一毫勿越地位可以應物而動皆合天博一文卽約一禮以至無所不博卽無所不約如是其善誘回也欲領其教百倍其功日見趣味喜悅之至而博之約之之心志有欲罷而不能已者而博之約之之才力安得而不竭乎迨其旣竭博之功至而義理無不炤明約之功至而範圍亦已純熟向之一定的準則仰而莫及鑽而莫入者而今及之入之不患其高堅矣向之變化的準則瞻之而莫定者而今已定之不患其前後倏忽矣得之於心履之於身見之於事爲倫物之間莫不見之親切而守之堅固蓋如有所立卓爾云然此時猶用心以親之用力以持之而未能卽與夫子從心不踰

之地也抑其勤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之道相從爲一也是豈吾之自足不求而不欲從哉然心雖欲之而力則限之又無路可由而從也已此無他力可以勉而幾化不可以強而進有如此而回寧敢以未由而遂已乎吾且仍從博約之中浸漬優游以俟之必期思而得之者一旦而亦不思而得勉而中之者一旦而亦不勉而中其庶可不負夫子善誘之教而自幸其學之有成也然而未知於何日矣信乎夫子之道之妙也

此章見夫子得素位之道中節責其爲臣之非末節曉以無臣之宜○凡人必素位而行方能盡道豈有聖人而反不安分者乎即其於論送終之事有可見者子嘗疾而病甚子路以夫子嘗爲大夫欲使門人充作家臣分司職事行治喪之禮其意以爲尊聖人也而不知非素位而行之道矣故夫子病少閒知其事而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不循實而詐以欺人也我實有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方可爲臣今已無臣人皆知之而假托有臣則吾將誰欺欺人不能欺其欺天乎欺天之事焉可爲也且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臣疎而弟親予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爲善乎且人死第求葬而已予縱使無臣則不得奉君命而大葬予豈不爲二三子所葬而死於道路乎有臣不足爲吾重無臣不足爲吾輕由何不深思之而妄作如此也○觀聖人且隨遇而安如此而人可以越分爲哉

此章見夫子出處之道待則勿急勿躁既自重又因時而是用行舍藏妙用子貢設兩端意重沽病在求兩下俱就玉說而與正意隱合爲佳不可明說破○聖人用世自有善道子貢見夫子有道不仕而疑之故設美玉以譬夫子之道德設藏沽以下夫子之行藏而曰美玉天下之至寶不易有者也而今既有於斯則將何以處此倘獨私此玉則宜藏而藏不固恐易褻則韞

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匵而藏焉此一說也倘欲公此玉則宜沽沽非善賈則輕善賈非求不可得則求善賈而沽又一說也非沽即藏非藏即沽諒不能於二者之外別有策也以夫子而爲玉計則將深以藏諸抑將求以沽諸子曰大寶宜公諸世何可以藏沽之哉沽之哉不待再計而決也但有沽玉之心而爲求賈之行則斷斷不可旣不自重人孰重之善賈終不可得矣我惟有待之一法在美玉在璞光輝自足耀山川而動巖廊天運將開良工自能精物色而採直當貢待之而善賈至薦爲宗廟明堂之器世之幸也於玉無加待之而善賈不至留爲深山窮谷之光世之不幸也於玉無損沽之道如是而已矣何藏而何求哉子貢於此夫亦可以識用行舍藏之道矣

此亦聖人之傷道不行也對或人語非本意○夫子望行道之心甚切而道終不得行不忍見世之亂故一日激而有居九夷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之意此無聊之嘆非眞欲避世也或人不知信以爲眞而爲夫子憂曰君子當居文物之邦若九夷服左衽而言侏離無有禮義固陋甚也如之何其居之子不明告以意而據理答之曰子憂其陋居之懼其浼我耶而不知非君子則然若君子中自有主居之豈爲其漸染且用夏變夷陋亦可化何陋之有而不可居也雖權詞相慰而傷世望用之心豈能自解哉

此章是夫子自敘正樂之功重然後樂正句見正非一日之功雅頌句是樂正之驗蓋雅頌即是樂樂即是雅頌非與刪詩並言也得所不但是天子諸侯卿大夫樂章不紊而樂中之聲音節奏皆不紊也蓋以篇章之次言之如鹿鳴與天保諸詩燕其臣者列之於前答其君者列之於後而不敢倒置以所用之人言雅則如出車與杕杜勞將帥者不得通之於遣卒勞還卒者不得通之於將帥言頌則如清廟與天作祀文王者不得通之

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於太王祀太王者不得通之於文王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爲祀明堂之詩不得用之於他廟時邁爲當朝會之詩不得用之於平日以所用之事言如四牡皇華皆爲使臣而一則以爲勞一則以爲遣是雅中之所各得也又如臣工豐年皆爲農事而一以戒農官一以賽田事是頌中之所各得也推之而凡雅頌中之音雅頌中之器與夫二南用諸房中行雅用諸鄉飲亦莫不釐然各得其所矣若但言正詩與樂正何哉○子曰詩樂在魯久矣其音律詩歌本是全備但歷年久遠詩歌頗殘缺失次音節頗差錯殊異已不正也吾留心釐正而未能確有見聞迨周流四方自衛反魯凡平日考之列國學士所傳遺文所載既詳且信然後爲之補其殘缺敘其紊亂調其聲音節奏而樂一如當年之舊而無不正矣但見樂章中之二雅三頌被管絃而奏朝廟者向失其所而今無不得何朝宜歌何雅而詩歌音節

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各如其分何篇宜歌何頌而詩歌音節各安其位雅頌得所則風可知樂之正如此樂固不可不正而樂正又豈易也吾雖不敢爲功而差可告無負於先王矣自茲以後安能常如此之正也哉

此夫子謙已誨人欲人不忽於卑近之意四者俱是庸行說之善易而行之無憾實難也〇子曰人生本無奇行而日用之間行之不盡騖於高遠而忽於卑近此學者之大病也我也深知此意而但欲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流者勿踰其則如一出而仕朝廷也有公卿當事則即盡其忠順以明貴貴之義入而居私家也有父兄當事則即盡其孝弟以篤親親之恩喪以送死人之所易忽也則不敢不勉力從事以內盡其哀外盡其禮酒以合歡人之所易溺也務期不爲所困以內不亂德外不失儀凡此者非有甚高之行反之於我身豈亦可有

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〇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

之也而無如其理無窮其事難盡一無心則失之不及一有心則又失之太過必德盛禮恭涵養純熟者方能御嘗其則而我非其人終覺事之有愧者甚多勉而不困者絶少於我何有哉日用之常且俱有憾而況其在高遠也吾何敢以其難盡而諉之而人又何可以其易而忽之乎

此聖人指示道體以勉人之自強不息也就水言道不是以水喻道言化言逝言斯卽言道蓋斯字有亮爍爍如在目前的光景故如字不必作比擬看當連斯字看正見得有如斯之目可得而覩手可得而指者而學者何不與道爲體耶故以不說破道字爲高者非註體字乃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兼體用而言示以道體無非欲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之地單說道體不找出體道來者亦非此卽鳶飛魚躍之意彼言道之無物不有此言道之無時不然也〇道之流行不息本無時不可見而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人不察故其體道每不能自強夫子憂之故一日在川上觀看即有悟於道體而指以示人曰人之體道不能自強不息其意以爲道固有時而在有時而不在也故不妨任吾之或作或輟耳而豈其然道固無一息而不流行於天地之間日用之際也氣化流行與物爲體其前之往者固日逝而不可留其後之來者亦日逝而不可留何莫非逝者乎人不悟逝者請觀夫斯川可也斯之流也豈非自晝以至夜自夜以至晝而常不舍者乎是斯雖逝者之一端而即逝者之全體也夫天地之間日用之際道之布濩而無一虧欠流行而無一止息者一如斯之不舍晝夜也論其常自古及今而如斯論其暫一動一靜而如斯道無一隙之有間則體道者亦當與爲無間方能盡道乃人每習焉不察悠忽爲心怠惰爲力任道之一往而不返則虛度者多體行者少宜其學日荒而德無成也化機不能待我而不逝我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何可不憂逝而迎化我願學者之常自強也哉

此章是聖人望人之誠於好德意德兼人已言如好色正在求必得上見。子曰德者人性之所同得而好德者亦人心之所同然宜乎人之於德人人能愛慕之而且愛慕之誠一如好色者然求其必得而後已也而無如人情見有色之可好則好之極其誠有不期然而然者而於已所當得之德於人所已得之德則反疎遠之而無情愛慕或愛慕焉而浮游以爲事修飾以爲功若得之可不得之亦可者而欲求其好之亦如好色之求必得之則吾未見有其人也夫欲念易熾理念易衰人心之蔽一至於此宜乎自有其德而吾自喪之同有其德而彼獨得之也使能翻然悔悟而易好色之心以好德何德之不成哉吾終望之矣

此借爲山進止之機以示人爲學當有勤而無惰意最重兩吾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字勤則難者亦奮惰則易者亦弛其機皆與人無與一進一止作一人看可作兩人看可明有譬如二字首尾自當從正意說不比他章無譬如字也。子曰學問之途無有成敗難易惟在人之自強與否耳能自強則難者亦易敗者可成一自怯則易者亦難成者可敗我試取而譬之其殆如爲山然乎有人焉其始有志爲山銳然猛進至未成者但少一簣之土則欲成山其事甚易此宜必無有止之者矣乃竟垂成而頓廢一朝是豈有人焉阻之而止耶非也乃吾自止也無論好事將成必無人阻即有阻之而受阻者仍歸于吾人情忽易而惰往往有然一惰則不特山不可成而前功盡棄豈不可惜人之爲學而究無成者何以異此又如平地然乎有人焉其始無意爲山偶焉興作其所覆者不過一簣之土則欲爲山其事甚難此似必無有進之者矣乃雖甚微而奮興不已是豈有人焉勸之而進耶非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乃吾自往也無論爲基甚淺必無人勸即有勸之而受勸者仍出於吾有志勿憚而勤何不可爲能勤則不特積少成多而山必可成豈不甚快人之爲學而勿畏難者何以異此天下有忽止之人即有終進之人而始而忽止之人未必非轉而爲終進之人學者可不鑒此而自奮也哉

此表顏子之勤於體教也不惰內兼心解力行而力行實本於心解語時一味昏昧無醒發即是惰故不可專屬力行說顏回不可倒提方得懸擬其妙以想像其人之意○子曰教者之期於學者無盡而其能體吾教與否則仍視乎學者之自爲故語之不難而彼之不惰爲貴也而無如聞語而易惰者多當其聽言之時其心不明其意又不虛已若半疑半信得粗遺精見似昧眞而見之於行自然非畏難而阻即忽易而弛矣安得而不惰也故學者之中求一語之而不惰者殊難其人然亦有之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其惟吾回也與回之天資既穎異心體無所不明而未語之先已能與吾語相迎學力又深沉事理無所不周而方語之時即盡與吾語相契所以見之施行自欲罷不能而才無不竭吾未嘗見其有一之惰也斯眞不負我語之之心矣夫教則同而體教獨異安得盡如回者而與之講論於不窮哉

此因及門爲學不進而追惜顏子以激厲之也。夫子見及門爲學止易而進難思有以激厲之而因追論顏淵之爲學而嘆之曰天下非無好修之士而遇其人則相忽其異失其人則倍增其傷由今思之如昔之顏回者豈不甚可惜乎人之爲學貴乎有進而無止而無如能進者難進而不止者爲尤難非資禀昏弱欲進而不能即志氣懈弛進銳而退速求一有進而無止者不可得也而惟昔回之爲學資學兼勝心力俱勤吾從旁觀之但見其終身勇往而進也從未見其一日逡巡而止也使天

〇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假之年其成就爲不可測矣不幸而不及見其成豈不深可惜哉夫人之爲學誰不當有進無止乃人已往而思彌切至令吾獨愾轉不忘於回可慨也夫

此戒人爲學不可無成意苗字不單貼質種植之初亦有人功秀是人功之中實是人功之終而歸重在實兩有矣夫不言其故令人自思見天下固有此出於物理人情之外者不可不防也全以喻言不必說出爲學而自與隱合爲妙學以正學言若不正而秀實亦不可也故以苗爲喻〇子曰天生美質不足恃而惟在乎人事人事爲功不一候而要期於有成而成之正不易也蓋天下事有常有變常防其變庶可得之意中而一時其常或覓失之意外即一苗有可見者彼五穀豈非美種然必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彼世之恃天而不能盡人者未嘗不曰吾既播種天時至而物滋長苗則必秀秀則必實安見有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

不秀不實者而孰知意外之變多生於恃必秀實之心生於中而不秀實之形見於外不必不秀而不秀者亦有矣夫不必不實而不實者亦有矣夫夫不秀何如無苗不實何如不秀其無稗之故何可不自深思而重悔然至不實而始悔雖悔之亦無及矣則何如其防之早者之爲得也天下之不防其變而終至無成者寧獨一苗爲然哉夫亦可睹物而知所警矣

此警人及時勉學意專爲後生而發見後生可奮而不可恃全要於老少之轉眼即至人情之炎涼忽變上提醒得透○子曰人之學業與年俱進然必及時策勵乃可不至墮落而人往往至於墮落者則恃其後生之故也夫德業之成敗人縱不惜而人情之敬忽大有可羞人亦嘗取而一思之乎猶是一人之身當其爲後生時則人人畏之非虛畏也乃實有可畏也非畏其今畏其來也惟畏其來因畏其今也後生則年富而爲學有日

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

力強而爲學有資進進不已可以爲賢可以爲聖焉知來者之不大過乎吾之今也是以可畏也然後日之大成起於當前之向往若恃其年力悠悠忽忽不自振拔則四十五十轉盻卽至而問其道道無聞於人問其德德無聞於人聲稱寂寂終歸湮沒卽自悔悟方思有爲而富者已促強者已衰必然無及人於是皆畏之而不畏之矣夫始敬畏而後藐忽豈不羞甚然非人情之薄實自貽之慼耳故爲於可爲之時者易爲力爲於不可爲之日者難爲功爲後生者可不借人情之炎凉鼓志氣之奮興而急自及時策勵乎哉

此深警悔過之人使之知所受益也權指君友言不爲進言者發法巽俱兼救過勸善從與說當淺看若眞從自能改眞說自能繹改字亦根心上悔悟來繹則亦自必能改圖從與說權在言者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末如何不重吾說之

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

窮重彼不可救正上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子曰凡君友有過而背善其臣友未有不樂進忠言者然所以使之得施其言而曲盡其術者全視乎聽言者之能自虛己受益吾觀臣友進言之術不外二端一曰法語一曰巽言或其人之性情有法有巽或因人之情性宜法宜巽法非矯激其心一巽言之心也巽非親媚其理一法語之理也極其言之所至未嘗無可自主之權而又實有不自主之權一以法度之語切實言之詞嚴義正使人聽之雖剛愎無忌憚者亦肅然敬順能無從乎一以巽順之意婉曲言之情順氣和使人聽之雖愚陷無良心者亦怡然歡適能無說乎此則可自主者也而推其心非欲其從而已也必心上悔悟而自改正之則能受直言而不負法語之心乃為可貴非欲其說而已也必尋繹微意而亦即自新則樂受善言而不負巽言之心乃為可貴此則不自主而受言者主之也

喻焉則尙庶幾其能改繹矣從
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
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
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

故說則必繹從則必改固爲聽言者之常情而繹則可施其巽
改則可施其法能使進言者有餘地亦何患善君友之無術哉
而無如人情之頑鈍也竟有說而不繹者矣人情之苟安也竟
有從而不改者矣夫不說而不繹猶可望其繹也悅矣而不繹
則終無繹之機矣不從而不改猶可望其改也從矣而不改則
終無改之機矣志氣昏惰之餘概置不求則巽言無裨即易而
爲法語亦終無如其惰也物欲堅強之下悔心已絕則法語徒
然即變而爲巽言亦終無如其錮也匪救無路忠愛已窮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爲君友者可勿體法巽之心懼無如何之害而
慮己受益也耶

此勉人立志也以帥形志處須反面說得透則正面愈醒豁志
字不專指綱常名節凡是者不可奪於非正者不可奪於邪皆
是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子曰天下資之人

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者多難憑而存諸己者有足恃則人之能立志者是也夫志存乎己可以自主與資乎人不得自主者大別如人而可恃宜莫如三軍之師矣彼三軍之師至衆也視匹夫之至孤豈不大相懸絶挾至衆之勢人誰不畏之處至孤之勢人誰不易之若不可奪者在三軍之帥而可奪者必在匹夫矣而孰知事竟有不然者乎帥雖殊其勇在人苟不能撫衆而人心一離則奪而取之甚易易耳若夫匹夫勢雖孤而志則可自主志存於一心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行忠孝節廉之志既定而貧賤不能困富貴不能誘威武不能屈正學正道之志既決而邪言不能惑邪行不能搖邪治不能眩斷斷乎其不可奪也勝於三軍之帥萬萬矣信乎資乎人者不足恃而存乎己者有可憑也人可不勉於立志哉

此始終勉由以臧意一與一抑總見可刂而不可足也故臧字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用字足字是此章眼目而註中道字又其主非是道之道字首節但言安貧引詩方言可進道非賛他乃誘掖之也終身誦是旁人看他如此在子路則有據而恐失之意耳何足以臧卽發明何用不臧意非兩層○人之爲學進道則臧不進道則不臧而臧境無窮在人之常用以進而不可自足足則不能常用用則常見不足卽如夫子之許子路可見矣子曰貧富之際毎易動心吾試設一衣敝縕袍與一衣狐貉者以觀其慕狐貉而憎縕袍者人情也或不以相形猶可偶忘若與之並立顧影自思相形見絀而愧恥之心有不能自禁者矣而如其竟不恥焉求之吾門誰則能之其由也與蓋其知內重則外自輕視彼之狐貉不若縕袍而吾之縕袍不啻狐貉故能然也推是心也衛風雄雉之詩吾將移贈之矣詩有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者恥心之所激而成求者恥心之所溺而出此心一生其於爲學不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講臧甚矣蓋動於紛華必然疎於道德也今由不恥如此直不忮不求者矣無忌嫉人之心無諂屈人之念用此識之明以研道何道之不明用此趣之高以體道何道之不得而猶有不臧者未之有也由其勉矣夫夫子言此固欲其由此進之非謂其可足於此也子路不知視爲此詣已臧且已造之詣不忍相忘時時諷咏此詩似乎若將終身誦之者然子於是復抑之曰是不忮求之道由固以爲足以盡臧之境乎夫是特臧之一境耳而由此進之臧境無窮能用此心以求進則淡於貧富者更可至於忘其貧富擬於欲惡者更可至於熟其存養而特此不忮求之心以自喜則所失之道多矣何足以臧乎由其慎無自畫也要之始而與之固所以進之於臧繼而抑之亦所以進之於臧總欲其常用而不可自足也夫子雖爲子路訓而豈僅爲子路訓哉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此以松柏比君子勉人爲松柏也望品概之早知與俗眼之晚知皆是餘意○子曰世之立節不堅者往往與世爲推移而君子則否處平安不爲炫耀處禍亂不爲屈撓挺持一節而世之知與不知不計也乃識君子者往往不於平安而於禍亂此殆如松柏然當春夏之交物之柔脆者競媚爭妍於耳目之前而松柏獨淡焉無色故世之人往往棄此而取彼誰知松柏之超越凡卉哉乃無何而時窮勢促歲云寒矣霜侵雪凍前之競媚爭妍者莫不一望靡然而松柏獨蒼然青翠不改其色挺然勁強不隕其節見之者夫然後曉然於其彫零之獨後也向使松柏而如凡卉何以禦歲寒使歲寒而無松柏何以留萬物之春而壯乾坤之色天固未嘗負松柏而欲爲松柏者可不知所自勵乎

此章言成德者心體之無累以勉人修德意學之序是餘意不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重○子曰人之心往往不能無累非心之本有累以其無治心之功而全其心之本體耳若心德既全則其累自消吾試歷言之夫狐疑不決無所適從最足敗事是惑者非心之累乎而非惑之難去也亦其心之不知故耳平日見理未明安得不遇事淆亂也若窮理之功至而爲知者則事物之來凡是非可否出其明哲坐而照之有餘矣夫何惑中懷長慼不能排遣最足困人是憂者非心之累乎而非憂之難去也亦其心之不仁故耳平日徇欲忘反安得不常防禍患也若克己之功至而爲仁者則身世之交凡窮通得喪安其淡泊坦然處之常樂矣夫何憂畏葸所迫不能禁制必至隕節是懼者非心之累乎而非懼之難去也亦其氣之不勇故耳平日集義未純安得不愧心自餒也若養氣之功至而爲勇者則倫物之間凡生死利害一順義命毅然赴之不顧矣夫何懼夫德成而累自無不絕然則人之

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〇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

欲免於惑憂懼者可不求爲知者仁者勇者哉

此章總見學問無窮必當以漸而進然後可造其極也應主教人言即是教不躐等意與文章性道章參看可與非已然語未可與非究竟語俱就目前言雖以與者爲主實重勉人意〇子曰學者之力量造詣各有淺深躐等而進終無成就教者欲相與有成必因其淺深而與之從事勿強所未至庶可使之層累而進以詣乎其極也何言之蓋學必始於志趣之正而由此以實踐乎其途固守其所得而其究則神而明之以幾於化爰有所謂共學也適道也立與權也此非學者所必至之候哉然而力量造詣能於此候方可進於彼候已至者固不可畫未至者亦不可躐也故與之從事者歷有所可即歷歷有所未可焉有如其人不知向學即知學而不於正道則無進學之基固不足言也若能心慕吾道有志於求知求行則可引爲同志而與

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謬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

其學矣然此雖有進學之基尚虛有其志而未能實用其力故徐爲所進於道則可如遽欲與之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則未可也慮其見之未眞則所行必岐信之未篤則稍進即弛與之適道亦徒然耳迨至見之眞信之篤實能求知求行不敢休廢則可與之勇往踐履以適於道矣然用心雖專而未有得於心用力雖勤而尚未能固守於身故爲之徐待夫立則可若遽欲與之操守夫道而固執不變則未可也慮其偶不及檢見異而遷遇値萬難易爲所奪與之立亦徒然耳迨至守之固持之密於凡是非利害無一搖奪則可與勉爲堅確以能自立矣然所守雖正而尚未能化裁以得中所持僅常道而尚未能推移以達變故靜焉徐俟夫權則可若遽欲與之權衡於道而變化從心則未可也慮其辨義未精悮信爲中履仁未熟權而背經弊更甚耳有所可與卽有所未可與如此非置之無心亦非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薄之不致正欲其充足於此候以為造進於彼候之地也與人從事者必如此方能有成而學者亦當深自勉勵毋躁毋弛必由共學而求進於權以通天下之變周天下之用然後學問大成而不負與之者之心矣

此章發明思之有益以勉人之用思也詩是思人夫子是言思理泥定思人者非呆說思理者亦腐須不即不離為妙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因遠而愈思非必因遠廢思講未思亦須放活

○詩三百篇大抵皆言思之作也思者人心之靈愈用愈出以之懷人則其人可如晤以之窮理則其理可自澈故思原與人有益而詩最善用其思者也如詩人睹物興懷見唐棣之華本無情之物而觀其搖動方低徊偏側又復飄揚反轉而抑何甚似有情也況我本有情與爾又鍾情之至而豈不爾思乎但爾所居之室是遠而遠則雖思之如見想其音容而終不得實與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閒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

親近是以情不自禁思之反覆勞悴亦如華之偏反然也夫子讀是詩恐人之悞解夫詩信思之阻於遠而不能達或因之而廢思也乃曰人之心思其力最深可以無微不入其用最神可以無遠不届彼不知用思者或以境之遠爲思而自怠其思懷人不至流爲寡情窮理不精安於罔行非此詩之誤人人自不善讀詩而誤之耳抑知思之而憂其遠者必其未之思也不思固未思思之不精思之不極亦爲未思未思則日用淺近之閒且不能見而況幽深久遠之際其能自由以相告乎故誠能用其心思參互錯綜探賾索隱必求至於有得而後已則誠能無微不入而鬼神可通無遠不届而千里百年可至夫何遠之有人慎無泥詩而自廢其思也夫子因詩以垂教如此而思之有用可知併思之當善用抑又可知不然而思入於邪則不如其不用矣

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鄉黨一篇總是記夫子動容周旋無心檢點而自無不中禮以見盛德之至也○此首章記鄉黨朝廟言貌之不同只重言貌卽言之貌也重恂恂便便恂恂對文飾言不對詐僞卽作辭氣說非單說貌下句說言也似不能言唯謹句俱是足上句意不重神理全在於字其在字上見隨地適宜之妙○記者謂我夫子盛德在中而著之言貌隨在而殊卽鄉黨廟朝有可見者夫人情於褻狎之地每易放縱而自逞其賢智於尊嚴之地每易拘畏而不敢有建明此所以孝弟有虧而忠敬無間也而我孔子則異是我見其於鄉黨也則辭氣收歛恭謹樸實不以賢智先人殆恂恂如也而極其恂恂之象一似愚拙之至不能言論者然及其在宗廟朝廷也則又敷陳剖切反覆詳明不以疑忌自阻殆便便言也而究其便便之時仍自無一放縱而極敬謹焉爾是豈一人之身而前後倒置哉抑豈故與人情一一相矯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哉無他地有不同則言亦因之而異其道當然也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身爲子弟但當恭謹不必發抒有不期恂恂而自恂恂者廟廷乃禮法政事之所存身爲人臣自宜獻替不可緘嘿有不期便便而自便便者非德盛之至何能時措咸宜如此我孔子眞爲子弟爲人臣者之極則哉

此記孔子在朝事上接下言貌之不同也朝字冒兩節以接下事上分對與與即在踧踖內○記者謂我夫子之言貌不特朝廟與鄉黨異也即單以在朝觀夫子而見其言貌又有不同矣大朝廷之上上而臨之者有君下而相接者有衆大夫事上接下之間凡人當此其言貌往往難得其宜非不能發言以相正即言之而漫無所別非肆然而不敬即矜持而失措而我夫子之立朝則有大異者焉當羣臣皆至而君尚未在也或與下大夫議論政事則侃侃如明行其直而藏和於剛也或與上大夫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

議論政事則誾誾如婉行其直而藏剛於和也此非自大而媚人也分屬平等道宜斷決分居尊貴道宜和衷其接下之言由而當如此當君既出臨而在上視朝也則敬畏之至身不自安但見其行立不寧而踧踖如也而跼蹐之中並無矜持但見其安舒自如而與與如也此非矯情以飾貌也天威咫尺臣道當然中和德盛自然中適其事上之容恭而安如此立朝之度誠莫有善於夫子者矣豈特鄉黨與廟朝異哉

此記夫子爲擯之容始終一於敬也君召二字全章綱領夫子念念在君恐辱君命自儆之不覺其至重在勃如躩如襜如翼如及必字唯此爲夫子所獨耳記者謂兩君相見必有擯相魯國雖小當時滕薛鄒莒亦有來朝者外服鄰邦内尊國體全在擯相之得人魯君以爲非仲尼不足增國之光於是召夫子使爲擯焉夫爲擯自被命之初及傳命之時趨承之際禮畢之

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

後人多不敬故其色容足容手容趨容相君之言每不中禮唯我夫子則不期然而然自無不敬之至者但見其初承君命尚未見君人所易忽也而子則心敬於中形變於外以色則勃如而敬畏不敢安其常也以足則躩如而盤辟若重不能進也蓋一聞君命即如見君也迨賓至門而傳命也則拱揖其所與同立者傳主命出而先揖其左則左其手隨後揖其右則右其手傳賓命入而先揖其右則右其手隨後揖其左則左其手他人當此必有不敬則手動而身亦動前後之衣不無亂矣而子則心敬於中身肅於外手動而身不動衣前後襜如而整也蓋內不敢背主外不敢背賓也及至延賓而入擯亦進而執事禮必用趨他人於此行之急手容不及整而夫子則心敬於中容端於外但見張拱翼如也不以倉猝而弛也賓主相見其執事之儀不及僕數但據賓退就館之時主君送出門外設兩拜此時

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

君俛以致敬賓去不及見他人當此或漠視矣而子則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以紓君敬此以敬君之心形爲愛君之言也自始至終動容周旋無不中節在夫子固盛德所徵而在爲擯宣足外服鄰邦內尊國體而增邦家之光者矣

此記聖人在朝之敬容見其事君盡禮也入公門通章之冐自入至升堂爲一截自出至復位爲一截。記者謂大凡臣子在朝事君固貴盡禮而盡禮不外一敬然他人未必能敬即能敬惟在君前則然而亦未必敬之至况未近於君既遠於君乎而惟我夫子則漸近於君而敬漸加漸遠於君而敬無已就其一身之容無一不可見已當始而入公門也猶大遠於君其身容不無自如者人情也而夫子一見公門卽如見公在便敬愼之至鞠躬如也一如門卑而不能容其身者然其將入未入而偶然立也或中門而立者有之而夫子恐其當尊也何敢立蓋出

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

入不由中門禮也其入而行過門也或見閾而履者有之而失子恐近輕肆也何敢履蓋行端重以致敬禮也非有意不中不履也心敬則禮自合也此未見君時而其敬已至矣及至外朝過君門屏閒宁立聽治之位君位尚虛似可稍寬其敬而夫子以爲旣爲君位則如君在上矣自不覺其敬之至而色容則勃如也足容則躩如也言容則吶吶然似氣不足以出聲者是過位之敬視入門時而有加矣及至內朝拜下之禮畢有事將升堂則攝齊升階而上此時君在前他人雖敬亦如常耳而夫子則心敬之至不敢仰視不自覺其鞠躬如也恐氣動則肆乃君愈近則敬愈純敬愈純則氣愈斂不自覺其屏而藏之一似不息者然夫氣容如此則視過位之敬而愈至矣見君已畢下堂而出此時未嘗不敬也但未出以前不敢舒放其顏色至出降一等漸遠於君方敢稍逞顏色而肅肅然者易爲怡怡如

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
也、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
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
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
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
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
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
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
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

矣及沒階而趨走於下天威咫尺則又翼如而端拱也復其朝
班之位而與衆北面供職跱立之際依舊恭敬不寧而踧踖如
也其漸遠於君而敬無已者又如此而要之皆不自知其然者
也自入至出始終一敬夫子眞事君盡禮者哉可以爲千古人
臣立朝之極則矣。
此記聖人爲君聘之禮通章以敬爲主容與愉特敬中之和○記
者謂人臣爲君聘問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
之情然或當敬之時而反爲和當和之時而一於敬則一身容
貌必有不能恰當者其何以盡禮達情內重國而外服鄰乎惟
吾夫子爲君聘問則始終一於敬之中而自寓其和無一不當
之容焉當行禮之時而執圭也其容爲何如夫圭以通信而命
之先王守之魯君遣使時君啓櫝而授之臣敬受而將之及廷
見鄰君而執之自然不敢不敬然他人以圭視圭不過以爲君

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旣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

之圭而已。則其執持之際、不能敬之至者多矣。而我夫子則以爲不敬之至、必不能盡禮。不盡禮、則將取侮鄰邦、以貽羞吾君。而況命圭在手、儼如先王憑之、君親臨之。故不期敬而自無不敬之至。觀其身容、則鞠躬如也、如器重而不能勝者然、何其肅也。觀其手容、則手與心齊、不敢上下。卽有上、不過如揖。卽有下、不過如授。蓋執天子之器上衡、大夫綏之、士提之、而國君則平衡、禮也。所以無過高而失之仰、無過卑而失之俯、何恭也。觀其面容、則不特勃如變動、而且恐懼之至、一如臨戰、何莊也。觀其足容、初舉足、前後曳足踵、縮縮促狹、如有所循而不離地、何重也。其敬愼有如此者。至行禮畢、退而復進、以圭璧琮璜皮幣輿馬、致君命而獻鄰君、則行享禮也。享畢、退而復進、又以自己幣物獻鄰君、以爲相見之禮、則行私覿禮。若相君而來、則不敢有私也。此皆以通情好、不比申信之嚴、雖未嘗不敬、而不宜過於

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絶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理當如此耳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

敬亦禮也但見夫子此時發舒顏色而有和悅之容矣至達使者之情與達君情又異則此時顏色又加和悅而愉愉如也夫始而但極其敬繼而寓和於敬禮至情申奉使如此自足外服鄰而內重國矣非聖人孰能之

此記夫子衣服之制隨在順理無所不愼也君子二字通章之冒首二節以色字爲主有嫌不正爲對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夏葛冬裘爲對去喪二節以佩所當佩省所當省爲對羔裘二

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

節以弔致哀朝致敬爲對○記者謂入之衣服雖不過章身之具然各有其宜不可不慎使一有不慎則嫌疑無別邪正無分寒暑公私無辨裼襲長短不稱吉凶朝祭無章其何以合禮而章身乎若我君子則不然衣必有飾紺色乃齊服之飾緅色乃練服之飾常服而亦以之何以別於齊喪乎君子不以飾慎齊喪別嫌疑也服必有褻褻則易忽任所喜好或用紅紅係南方間色乃婦女所宜或用紫紫乃北方間色亦婦女所宜使以爲之不幾卽邪而非正太平君子不以爲之人居正嚴疑似也其衣之慎於色有如此者至當暑着絺綌而用袗人蓋然也而君子有獨異焉者則先服內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使不見體有必然也卽一暑服不亦防之嚴而體之謹乎若冬則用裘而在衮服也朝用羔裘聘用麑裘蜡用狐裘而必裼以見美苟裼之不稱非禮也君子則羔以緇取北面也麑以素尚精白也狐用

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

黃報土功也在褻服也君子則裘必取長以溫體也右袂則取短便作事也而其毛則取狐貉之深厚蓋出以輕裘爲宜居以深厚爲適也其衣之慎於時有如此者有衣必有佩而喪則不佩若去喪即吉而不尚文非禮也德佩用玉事佩如觿礪之屬無所不佩也君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明微也一別喪一明吉也有衣必有裳裳用帷朝祭取其方正不惜費也若非帷裳而亦如帷非禮也君子必殺之而不用襞積蓄常服宜儉以重朝祭也弔用素羔裘玄冠朝祭之服若弔而亦以之非以哀死且輕朝祭也君子不以也致仕時人皆不朝君子不敢忘君克盡臣禮故每吉月而必朝朝則必用朝服服之慎於佩裳朝弔者又如此即一衣服之制而因心起義隨用制宜無不中禮非特章身即以昭德君子豈有所矯而爲之哉

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

此記孔子之致潔變常以謹齊也○記者謂將祭而齊所以極其誠敬致其潔清以為交於神明之地也而人情有齊之名無齊之實即一衣服飲食居處之際往往任情不謹而大於此者可知矣若聖人之於齊則固謹之至也慎於內者至自不敢忽於外慎於大者深自不敢肆於小但見其將齊也必沐浴其身以致潔即不敢仍服常衣而別有新製明潔之衣以為身衣則用布防汚體尚樸素也又別有新製寢衣其長則如一身又加

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
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
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
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
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
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
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
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牛焉防污體取足覆也其當齊也食不敢貪口腹之常必變其
腥穢之物而以淡泊爲供居不敢安寢處之常必去其雜穢之
地而遷靜潔以居防昏污致潔淸也即外以想其內即小以例
其大眞可謂謹之至者矣此所以致如在之誠而交於神明神
自無不來格來享而受侑之也

此記聖人飲食有節而盡仁孝誠敬之心食以養生不食及節
食以防傷生而食必愼言謹祭則所係更大皆心之德盛所致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

講

非沾沾於飲食所能也○記者謂人之一飲一食不過日用之常然人情每不知謹非矯情鳴高即縱欲忘生而又安知有所謂錫類施恩食息報本之心乎雖我夫子則不然中有盛德外自中節不嘗情於飲食亦不矯情於飲食不馳心於飲食之外亦不忘敬於飲食之中故人之所甚謹者謹之人之所不謹者亦無不謹之焉即如食與膾所以養生也自必取其精者細者矣顧貧者無精而求精無細而求細富者有精而厭精有細而厭細皆非中庸之道而夫子無則不求有則不厭焉而食與肉可以害生若食不但不精并或傷於熱濕而饐味變而餲佐食之魚肉不但不細并餒於內而敗於外固將傷生故不食不但魚肉不但餒敗即其色變而惡臭變而惡亦不食不但色臭惡即失人事烹飪之宜亦不食與凡物非其時而出者亦不食凡此恐其食之亦足以害生也不特此也割肉必以正若不正則

與此㗖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不食食肉各有宜用之醬以相制濡魚卵醬魚膾芥醬濡雞濡鱉醢腥俱醢醬若不得亦不食二者雖無害亦不苟也至所食者亦有節人當肉多時必勝食氣夫子不然恐滯穀氣失穀主肉輔之道也即飲亦有節顧酒而有量失合歡之道而無量又必至亂夫子不然昭德性愼威儀也酒必家製肉脯必家烹若沽諸坊市於肆亦不食衛生之嚴也食必用薑但人或有時而撤夫子不然以其味辛得天地之義氣性溫得天地之和氣可去穢通神也凡所食而美易至過多夫子不然戒貪心示適可也養生之周也然係於奉己身者猶小而係於事鬼神報功德者爲大安可不愼故助祭於公入或有循肉者而夫子不然歸即頒賜使均沾神惠也至家之祭肉其頒賜斷不出三日蓋恐出三日人不食之矣重神惠防莛褻也於一食而見仁孝之心如此凡食時而語心忘乎味寢時而言神無以安夫子不然因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

食而致謹也每食必祭造始之人禮也但蔬食菜羹人必忽之即祭亦未必敬而夫子雖薄必祭祭必齊如重報本也於一食而昭誠敬之心如此合而觀之飲食之節無不中禮非淡於嗜欲熟於義理安能及此誰謂飲食之微不可徵盛德乎

此即席以見聖人心安於正意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記者謂人唯心溺於邪則形於一身見於作事無適而非邪矣即

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

一時勉强檢點而踰時仍復如舊甚矣動必以正者之難也若我夫子則見其隨在必以正焉即席有可見者夫席之爲坐至微矣偶不正而坐亦何害而夫子平生必正者始坐苟不正即不坐也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即以方爲正焉有憂則側席而坐有喪則專席而坐即以事爲正焉即至微者如此則大於此者其無不正更不待言矣非其心安於正安能如是不期然而自然也

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此總記聖人居鄉之循禮也○記者謂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乃先王之禮教至於後世人多不循故蔑視高年而少長之禮廢徵逐蹈傲而賓主之禮廢又安知所謂追隨父老敬奉先王者乎乃吾夫子居鄉歲時伏臘舉鄉之人或因祭報而飲醵或敦親睦而宴飲吾夫子亦與飲酒焉此時少長咸集未有不樂盡醉極歡者因而卜晝卜夜有任情無節者矣而吾夫子則不敢也其入與出不敢自專而一以杖者爲主杖者未出不先杖者既出不後夫子非矯也夫憲老乞言天子尚然而居鄉敢不敦尚齒之禮乎昔先王制儺禮以逐疫方相氏掌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季春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下及民庶因有鄉人儺之禮夫儺非大禮鄉人非朝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

廟比人多忽之而夫子以爲我而儺彼賓我主何可慢也先王所制禮不虛行何可輕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之位以送迎之修主道尊主命也即居鄉而少長之禮賓主之禮尊王之禮無所不備盡如聖人先王禮教何患不行也

此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上節重拜送下節重拜受直言謹疾意輕○記者謂凡人與人相交易以欺飾豈交之道乎惟我夫子則極其誠焉即一問遺有可見者或子而問遺乎人也無論親與之遇即遣使問於他邦則修其辭將其幣以遣之已耳何必送更何必拜以送而夫子以爲吾非拜吾使也使代吾往即如吾往使見吾友即如吾自見矣何可不敬故必從後遥拜而送之使未行而神先往也其不敢背後如此何況當前或人而問遺乎子也無論車服之重即如有疾而康子饋藥以治疾則受其賜致其意以謝之已耳何必拜即不嘗何必告之而夫子以

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為大夫有賜則嘗以拜禮也不以物微而廢拜亦不以輕生而敢嘗何可不告故必曰邱未達不敢嘗不作僞以欺使也其不欺嘗前如此猶夫背後即一問遺之誠而其他可知矣與人交者可不法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此見聖人用愛之有差也全在倉卒時不及計較上見其妙○記者謂凡人用愛原有輕重先後之理而此理察之不精養之未熟未免失之倉卒而不及覺又未免得之計較而未必眞吾夫子豈其然乎即廐焚一端可見矣一日家廐焚子自魯朝退而歸始聞之時即問曰傷人乎而不問及於馬豈不愛馬然不忍之發於人切而於物緩故急於憂人而未暇及於馬也倉卒之間絕無計較而自然發言中節恍然如見其存心觀此而知親親仁民愛物之道有大異乎兼愛者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

此記聖人事君之禮最重一君字知有君自無往而不止敬○

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記者謂事君盡禮人臣之道而人每多不盡者以無君之尊在心也聖人尊君之至無念而不存乎君故無事而不重乎君即受賜侍食視疾奉召可見焉夫子在家君有時以熟食賜以腥賜以生賜此不過食物耳拜而受之可也食之可也殺之可也而夫子不敢也以爲食雖微君賜也何敢慢焉儼如對君正席先嘗之必也腥雖微君賜也何敢自食焉榮及先人熟而薦之必也生雖微君賜也何忍無故而殺焉體君愛物之心畜之以待用必也即一賜而禮以義起無非尊君之至情有如此夫子見君適當君食時君賜之食而夫子侍食焉夫食必祭君祭亦祭君飯亦飯焉耳而夫子不敢也以爲君至尊臣至賤君雖厚臣臣何敢敵君故自居膳夫若爲君嘗食而君祭先飯焉即一侍食而禮以分生具見尊君之至情如此夫子有疾君來視疾夫平日見君必用朝服至病臥不能則即褻服見君焉耳而夫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子則曰以君之尊顧臣臣何敢慢君乃遷處南牖待君南面臨視而必東首焉且加朝服於身而拖其紳焉不以疾而廢見君之禮也夫子退朝在外君有事以命召之大夫不徒行則其赴召而行宜必俟駕矣而夫子則曰君命既臨臣當急趨若俟駕是慢君命也故即先步行而駕隨之不以勞而廢奉君之禮也無事不循乎禮如此聖人之無念不存乎君也爲臣止敬直足立臣道之極矣

此見聖人交朋友之重義而輕財也上是生死不二之義下是爾我一體之義殯與不拜重義輕財也蓋義重則財自輕耳○記者謂朋友原以義合亦以義重而財利非所計也乃世之交友者往往以利始以利終而不顧夫義重視已之財至漠視夫友之窮於生前而況乎死後重視友之財惟感激友之厚乎吾身而忘其一體此交道之所以不古也吾夫子則有生死不二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

者焉有爾吾一體者焉如朋友死而無所歸也有無與爲殯之窮矣而夫子曰有所歸殯非友事也無所歸則舍朋友何望焉於我殯無疑也豈敢負友乎存沒真義如此直生死不二之交矣如朋友之饋乃車馬也宜拜而受之矣而夫子曰祭肉雖微必拜敬友親如己親也雖車馬而非祭肉此則友財即我財焉不拜之通財也豈計物重乎輕財重義如此真爾我一體之交矣交道其庶有維乎

此記聖人容貌之變聖人自率其常實未嘗變但異於常情人自見其變耳○記者謂人之處己待人以及承天其容貌本有一定之則因時而現而人每與之相反不能中節故以視聖人則自率其常而反若有變遷不一與人大異者我嘗一一見之其處己也則或寢或居猶夫人也而人之寢則易尸矣居則或容支惰慢之氣設於身體矜持之態自取勞瘁非有德之徵也

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夫子不然寢則四體舒布而仍不肆居則儀容安適而自可觀燕息之道當然也其待人也則在室而見齊衰者冕者瞽者在路而見凶服者負版者遇人客我而有盛饌者亦猶夫人也而當人狎地褻則忽之矣徒視為饌而忽其禮則又忽之矣設心忍意傲習據多慾輕生慢主禮道有違非盛德之驗也夫子不然人雖狎必變以致哀地雖褻必貌以致其敬與於車中必式以哀死重生宛然下車而泣登拜而受之思必變色而作以致其敬以答其禮待人之道當然也其承天也則聞雷而迅遇風而烈放縱者肆然無忌愧作者惴焉無容非與天合德之符也夫子不然與則必改容以致敬寢則必起坐以致敬蓋天變則聖容亦變非有過而懼乃與天為應耳承天之道當然也人見其容之變易不常而夫子則自率其性一順乎理而已豈有意而為之也哉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

此專記聖人升車之容也上節有敬容下節無肆容○記者謂吾前言夫子在車之所式待人者也而所以自持者則未之及凡人心不敬則升車之容必易傾邪車中之容必易放肆而我夫子則異是當其始升車也執綏以上之時其立必正始升正則無往不正可知矣而非有意也其心至正斯體自正耳其在車中也或有內顧者或有疾言者或有親指者此皆輕佻放肆之容而易以惑人者也夫子則皆不然夫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禮也所謂頭容直也有所當言從容舒緩禮也所謂口容靜也有所當指以示人但言其所在而手自端整所謂手容恭也雖觀瞻所係道固當然而亦非有意也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節在輿如此斯眞德盛禮恭者哉

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
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
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
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
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
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
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
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

此示人學以審幾惟在因時以結鄉黨全篇見夫子爲時中之
聖也最重時哉句以鳥起意鳥之得時在斯矣而後字上見下
節証明之其作証斯舉以例翔集也○記者謂以余所記吾夫
子言貌衣食行止交際詳矣其所以無不中節者何哉一因乎
時而已矣大而用行舍藏小而動靜語默以時出之動與道合
而無容心者也夫因時制宜其幾盡人可見而汨於私欲昏蔽
者多反不若鳥之爲物不失天機而能見之鳥之舉而集常也
而或當舉不舉與舉之不速或當集不集與集之不審則羅於
禍矣乃竟見人顏色不善無俟徘徊而斯舉矣舉而欲集必飛
翔審擇而後集焉鳥之見幾審處大足深人之悟而人不知也
惟吾夫子心契其幾故見之而不禁感嘆曰彼山梁之雌雉特
一物耳而當飛而飛當下而下信能得其時哉信能得其時哉
夫物且然而況在爲人可反不如鳥而不知時乎子路在側聞

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翼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夫子之言肅然起敬其而向之並無取之之意而雉則恐其有意也戛然三嗅而作焉信乎其色舉矣則知必能翔集矣宜子之嘆爲得其時也然而聖人豈嘆雉哉感於心合於意直自嘆其生平耳生平不特仕止久速一順乎時即一作止語默莫非因時之妙學者識其與時偕行從容而中節庶有以希聖乎豈得規規焉摹倣其形迹而已哉

論語卷之五終